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二百七

詳校官給事中_臣王鍾健

檢討_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_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_臣牟 焜

欽定四庫全書

山西通志卷二百七

藝文

二十

記七

明

臯陶廟記

韓文

洪洞縣南十里有虞士師臯陶氏廟在焉為堂三楹庭稱之規度卑隘非直無以容俎豆崇吉蠲而庭與堂久傾圯弗治嘉靖癸未秋巡按御史萊陽王公秀過而陋

之乃擘公帑之餘若干緡以授平陽府推官喬年董縣
之主簿王埤新之為享堂一視昔加崇焉為內外庭二
廣視昔修倍之為重門一為綽楔於通衢又一則視堂
若門之宜以為之制而總署曰有虞士師之廟廟成謁
記於文文惟士師古明刑官也古之刑非侈為條約待
其入而敝之如今之為也有教之道焉教者何君臣父
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也古之君如堯如舜如禹皆慎
徽敦典以端是教於上而下之為臣者惟明夫孝友睦

嫺任恤之刑以弼是教之行耳臯陶之謨曰愼厥身修
思永敦叙九族意蓋可見矣斯義不明世之人遂有薄
倫理騁鬻訟以犯於有司者矣甚或出其不逞之辭以
邀庇於神幸而售焉則曰神誠予副也則操壺榼羣巫
覡以醉且嬉於廟而卒莫有悟焉嗚呼教之不明一至
此哉聖人過化之邦固亦有是耶御史氏過平陽旣新
堯舜禹廟器茲復出其餘以新斯廟豈惟致其力於一
代君臣殷祀之間哉亦示之教耳教之興則民之興可

卜矣紀其事而繫之以歌且曰使後之執裸奠於斯廟者聞臯陶之德如將見臯陶焉歌曰惟天生民若有恒性哉惟辟奉天厥性之盡哉惟臣佑辟惟刑之慎哉性之弗盡教曷成教之弗成刑何型在昔先民惟性之明惟性之明惟教之興惟教之興刑期無刑哉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春秋報祀曰此方之常我祀旣辰我廟旣新匪神之私惟爾教之陳爾教旣陳爾民旣新惟從欲以致休於神神歸乎來哉惠此方之民哉

增脩堯舜禹廟碑記

堯都平陽舊矣唐顯慶三年始於郡城南建廟祀焉後
宋元相繼或遭坤輿之變或值兵燹之虞廟廢而興者
屢矣我朝正統丙寅山西左布政臨漳石公璞奉命重
修迄今歷年滋久巡按侍御崑山周伯明公倫按臨河
東偕孫魏二僉憲率府衛官僚恭詣展拜徘徊瞻顧之
餘惜其殿宇門廡等處率多傾漏且以舜禹二祠配於
堯殿之後殿之左為老君祠右為伯王祠祠之後為王

皇閣皆肖像其中乃謀諸二公曰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
也以天位親相授受天下之大事也況舜都蒲坂禹都
安邑皆平陽支郡今置二聖於殿後不得尊尊於禮弗
稱彼老君伯王皆祀典所不載於禮不經誠有未宜而
玉皇卽上帝也惟天子得以祀之今置老君祠後瀆莫
甚焉悉命撤而正之更老君祠為舜廟伯王祠為禹廟
閣則三聖並祀其上仍榜堯殿曰放勳舜曰重華禹曰
文命閣曰執中名分秩然禮法詳備使吾人於千百載

之下謳歌擊壤得以遐想陶唐虞夏之氣象如親見之者豈不休哉是役也太守郭君二守李君通府柴君韓君推府東君實綱維其事廟成復於三殿之前各樹門扁堯曰俊德曰協和舜曰元德禹曰祗德殿之周圍鼎建新屋五十二間廊房六十八間翻瓦通計四百五十間增益齋宿并盛奠房各一所共十八間至於碑亭神厨階陛垣墉等處敝者葺之缺者補之卑者崇之隘者辟之由是易朽為堅撤舊為新凡衣冠縉紳之士得於

瞻仰之際者孰不起敬起畏乎蓋經始於癸酉之冬落成於甲戌之春功甫告完太守郭君偕諸同寅請余為記時予以司農謝事家居固堯民也敢書之以揚我公追崇三聖之意

七烈士廟記

李 灝

余讀遷史至程嬰公孫杵臼之事及左氏所紀提彌明鉏麇之死靈輒之亡與韓獻子啟景公言立孤之言未嘗不掩卷而悲引袂雪涕而泣下不已也乃嘉靖癸未

秋余巡郡邑至忻州之九原夫九原者晉卿大夫之葬
域趙宣孟之田邑也世家謂趙孤復立得其田邑如故
檀弓國語並載趙文子與叔向觀乎九原蓋即此地云
余駐馬遲徊詢程嬰杵臼韓獻子諸墓父老曰吾郡程
侯山乃嬰之故村韓家溝乃獻子里宅遂家莊乃公孫
之中社原頭左城公孫之東西社也三子者之墓俱在
焉余因命父老導謁之出城南郭門則酹嬰墓反而出
城北則酹杵臼墓又東南馳二十里則酹獻子墓俯而

旋宵而永喟緬惟諸烈士年代遼邈瑩壟荒棄非建祠以合祀不可乃進郡大夫而諭之曰諸烈士風槩在天壤間霆轟星耀振動千古矧茲故都也汝亟擇地而廟祀之翌日郡大夫報曰城西北一里有龍王廟焉撤淫祀正不亦可乎余徃相之見斷碣伏莽篆刻莫辨洗穢徐覽始知是為杵臼故祠乃白其事於巡撫都御史長垣胡公巡按監察御史萊陽王公咸是之王公復下檄督成且謂余曰匪祀何以表烈匪碑何以昭遠盍紀其

事而載之碑按宣子晉之賢大夫也下宮之變屠氏之
無道極矣程嬰朔之友也杵臼朔之客也獻子宣孟所
薦士也杵臼死之嬰立之厥贊之卒滅屠而反其田邑
可不謂難矣哉當宣子之驟諫也靈公患之鉏麇者受
命於公而賊宣孟者也提彌明軍右也靈輒翳桑之饑
人也觸槐搏葵接踵死焉倒戟報食不告亡焉皆感宣
孟之義而奮不顧身不可不謂之難也宜合祀之於是
貌宣子於中而厥嬰杵臼彌明麇輒咸配食是故合祀

之者禮也先宣子者主也次獻子者貴也次嬰杵者功也次彌明麇輒推及其烈也春秋饗之者思也廟曰烈士者悼也廟旣成余作迎送神二章教忻之人於饗祀之日婆娑歌舞以樂神而并刻之石嘉靖二年月日

王屋山記

王屋山在濟源縣西百里禹貢曰底柱析城至於王屋是也以其山形如王者車蓋故名或曰山伏如屋也又曰山空其中列仙宅之其內廣濶如王者之宮也按龜

山曰玉上經暨茅君內傳皆云大天之內有元中洞三十六第一曰王屋之洞周圍萬里名清虛小有之天杜甫詩憶昔北尋小有洞即此山也其絕頂曰天壇常有雲氣覆之輪菌紛郁雷雨在下飛鳥視其背相傳自古仙靈朝會之所世人謂之西頂蓋以武當為南頂泰山為東頂而並稱三頂云余夙慕天壇王屋之勝顧塵事羈縛恒以未獲一游為憾歲乙巳三月十三日乙亥早起渡河往游是夕宿原武翌日丙子宿武陟丁丑宿覃

懷戊寅宿濟源已卯晨出縣城西走溝中四十里飯胡
嶺又折西南行十五里度秦嶺皆行山上逾五里至劍
河堡南行又折西北行十五里至陽臺宮在王屋山之
麓唐司馬承禎修真之所也明皇御書寥陽殿三巨字
殿中塑昊天上帝像旁侍十二宮辰皆偉麗而白雲道
院乃在寥陽殿之東曰白雲者承禎別號也入道院見
大鑊一徑丈深數尺勝國時物也宮之南有八仙嶺其
勢如八仙飭冠佩下天拱揖而嚮陽臺又有仙猫洞不

老泉皆去宮不遠出陽臺宮東北行下山百餘武謁烟
蘿子祠祠前有洗參井祠即烟蘿子宅址也烟蘿子者
晉天福間人世傳烟蘿子佃陽臺宮田苦積功行忽一
日於山中得異參闔家食之拔宅上昇云過祠北行磽
道中塞亂藤履危石東西兩山壁立千仞風颼颼起巖
谷林木間令人震恐磽道中行里許復上山坂壘磈盤
曲莫記層數乃循石磴道士導引入紫薇宮仰視臺殿
如在天上至門金書榜曰王屋山朝真門門內為天王

殿榜曰天下第一洞天又上一層曰三清殿而對華蓋山如几案然又上一層曰通明殿設昊天上帝像殿中環列朱龕貯國朝御賜道藏經若干函有碑數十通皆宋金元時物薄暮酌方丈之松菊堂翌日庚辰夙興為天壇絕頂之游乃乘小山轎僕夫持絙牽輿以上出紫薇宮西上二里至望仙坡閱披雲子修煉之跡又上四里至憩息亭凡登絕頂者至此必茗飲少憩故名其地有仰天池四面高而中凹舊有泉今涸至此則山徑愈

峻險輻不可行乃步以上過此則躡瘦龍嶺登一天門
曰瘦龍者以山脊之癰如瘦龍露骨也過一天門登十
八盤山石壁陡絕旋繞而上至躡雲嶠觀烟蘿子登仙
石石上有足跡下有澗曰避秦溝又稍上則紫金巖巖
之右有三官洞洞前有仙人橋少頃至南天門則愈陡
絕手攀鐵索以上觀軒轅黃帝御愛松小憩換衣亭謁
玉皇殿殿之東曰清風臺西曰明月臺皆巨石也又行
數十步至絕頂入虛皇觀謁軒轅廟真君祠乃陟三級

瑤臺極其遐覽東曰日精峰日始出時精彩爛然西曰月華峰月上時光華先見也於是東望海岱西眺崑丘北顧析城南俯黃河如線如嵩山少室隔河對峙咸聚目前下視華蓋諸山卑如培塿竊意天下奇觀無踰此者余徘徊久之乃下三級瑤臺遍觀今古諸石刻而日已晡矣是日宿上方院偶思李白詩願隨夫子天壇上閒與仙人掃落花之句超然有遺世獨立之心焉余入寢室將就枕道士走報請觀天燈亟出視之則見遠火

如流星下上明滅杳無定跡時從行者咸相顧駭異辛
巳昧爽起觀日始出之景甚奇天旣明陰雲蔽翳移時
頃之開霽步至北天門見古松十數株夭矯如虬龍環
列成行儼如侍衛皆千百年物也遂觀捨身崖志心石
在東北虛巖之上突出一石濶尺許長丈餘勢欲飛墜
下瞰峭壑神悸股栗又觀老子煉丹池池上有老子祠
古碑存焉聞東北有王母洞奧邃莫測人跡罕至元歲
時投金龍玉簡於此余欲往游之道士曰徑險不可行

且有蛇虎潛其中乃下南天門一里許遊黑龍洞洞前有太乙泉一曰太乙池蓋濟水發源處也世傳析城之山升白氣於天落五斗峰化為濕雲自竇中滴水降太乙池云道士曰每歲諸元會日五更之初輒聞仙鐘自遠洞中發聲悠揚清婉可聽又曰日出沒時常有倒景之異余暫遊速返悉未之逢也是日由舊途下山仍宿紫微宮曩余嘗夢遊一山極奇峭嗣後遊四方名山無似者乃今登覽王屋種種與夢中所見合夫豈偶然者

哉

河東書院夫子像記

呂 枏

河東書院前御史張公仲修所建而夫子遺像石刻乃
立於退食堂後四教亭下適當人往來必由之地至其
下者每不能常恭蓋禮主於恭恭數則慢生心主於敬
敬數則褻起今巡按初公流觀其中見九峰山北峙而
書樓巋然在前曰是非安祀夫子所耶乃命移像於九
峰山之南麓既定起殿三楹四壁內墜塗外皆甃甃丹

牖朱戶煥然山前南望書樓若夫子身所指顧以示後學者也公至河東之年嘗選學中俊士四十餘人肄業書院比秋已舉三人今年又選少且敏者十餘人亦肄業且謂之曰爾諸生知遵夫子之道乎夫進學以修德為先素行一虧其餘不足觀已所學亦奚以為諸生若外矯飾而內姦回口詩書而心市井或騁血氣而凌師長或挾仇忿而擠朋儕或家居而倫理弗惇或外游而行檢不飭是皆得罪於夫子者也雖日置夫子於當路

何辭於褻慢哉茲殿之成蓋不獨尊安夫子之像亦以使爾諸士知所以敬夫子者在實不在文在信不在貌也

河東書院記

正德甲戌春御史張子仲修巡鹽河東官吏草營商民胥悅夜讀書誨諸河東生迺從官師之請作河東書院於路於是諸車人店人牙人願獻木石暨力諸工師願獻能諸園藪願獻厥植迺選義士命理迺築堵周七

十雉通作先門三櫺南面北渡石杠儀門三櫺又北講
經堂五櫺阿棚前南面層階雙桐夾階桐外有二松夾
陳皆松栢若槐東為崇義齋五櫺西面西為遠利齋五
櫺東面碑亭二在二齋南南面齋負序序交儀門之南
墉儀門東東號門南面東號門而北東上號門東中號
門東下號門皆西面北上東序在其前三號皆南面三
櫺自門折道以登其堂皆夾樹下楸中槐上桐背二梨
其夾階也皆茨栢號皆有厨二櫺在左西面儀門西西

號門南面西號門而北其制如東號門而北表二門皆
雙楸退思堂在請經堂北五楹南面二槐夾階茨栢在
其南四教亭在堂北亦南面堂東偏南下為左曲房西
面其後胥人房西偏南下為右曲房東面其後隸人房
西墉之西蜂房四區東面東墉之東蜂房亦四區西面
四教亭北築閣構樓曰書林上祀三晉名賢側藏籍其
林帶水為環池如圓壁以種蓮泛舟曰天光雲影又北
為亂石灘灘北為山九峰中峰曰仰止亭東曰杏壇西

曰桃源旁皆甃井曰源頭四洞先後山曰游仙蓮池在山後麓巘岫巒巖皆有茂木綰霧縈雲故左曰豹變右曰鳳鳴自環池東為石榴園亭曰日心西為蒲萄園亭曰月種皆背松棚菊籬見山在山北西面亭曰悠然其後牡丹園亭曰麗景又其後紉蘭園亭曰余珮皆西面亭皆南面竹逕通幽在山北東面亭曰綠猗其後茶蘼園亭曰微風又其後藉草園亭曰一般皆東面亭皆南面自仰止山後歷青陽而北為游息亭又北為百果園

其山北東麓甃井槐亭西麓亦甃井槐亭甃車上水潛
山翼流南過源頭井又南會於亂石灘又南滙為環池
環池東南閘流過東蜂房南縈東號廚至東號門至南
東滙為方塘西會西流於石杠其西南閘流過西蜂房
南縈西號廚至西號門之南西滙為方塘東會東流於
石杠又北流分灌山後諸園至於百果故君子入先門
則懷德瞻儀門則正履視碑以懼後居齋以齋心陟崇
義思入神降遠利思室欲升講經堂思考業處退思以

防過守四教以存誠仰山以樂仁覽水以樂智觀蜂房以思義仁且智與義矣斯周德日心忠也月種順也忠順不失斯見歲寒不凋之節故松棚在其後松棚者與松為朋也是故歷亂石可以知險登書林樓可以知危游杏壇以述古訪桃源以濟世憩悠然以正出處閱麗景以觀造化撫綠漪以成圭璧賞微風而識乾坤是故余珮如蘭斯馨藉草靡他其適若是乎可以游息矣故游息亭終焉譬諸草木既爾斯果矣故百果園又終焉

龍門山記

龍門在秦晉之間萬山之會禹治水極力之地形勢甲
宇內久懷遊覽而未獲內濱子曰天下之美不努力一
至即情違不可補況此禹跡所在乎他日谷泉子西巡
亦猶是興也乃四月之初實齋王子仙自安邑至明日
河津谷泉子自萬泉至又明日柁自解州猗氏至又內
濱子自運城至是日雨甚諸公曰如來日霽天貺佳期
矣來日果霽於是道過辛封謁卜子夏祠召其世嫡遣

就運學教授而改其名紹云北至清澗風大作從者曰俗傳食豕肉詣禹廟必風予未諾然以懾寒入福聖寺加衣風滋甚衝風往神前村至山麓乃緣棧道步屨而升旣謁禹像風益焚輪起撼松栢騰沙礫上蔀天日下掩河汾若蛟鳴虎嘯若禹後使羣怪持雷斧秉神斤以闢龍門時也然實齋席設無豕肉旣升殿從者置攜尊神几內濱子曰禹惡旨酒可避之谷泉子笑曰禹所惡者旨酒也此酒恐不足以當禹惡酒行移時食且舉風

息食有饅頭釘其館者豕又不風不知俗傳者何也土人曰此地日有潮風蓋大河流兩山中嵐氣薄觸空洞卽颼颼無所於散此或其真云食旣遊觀四壁金碧丹青十三彫榭蓋自六藉子史言禹事者無不開方絢織且筆精意遠非時工可到殿記在元貞年間壁圖必當其時關中人稱岐山周公廟畫殆不過是也旣乃北謁後寢見塗山氏像止二嬪侍側而冠裳樸質猶可想見古風出廟西南乃捫蘿緣磴以上望河樓卽谷泉子所

改吞吐雲雷樓也樓在龍門左闌之上蓋梁山中斷而東峙者也其前懸臨中流上作石室旋柱其外以為轉廊室塑十閻羅像俗言至此絕險與死為鄰也樓外俯黃流凌白雲孤山直對而雷首中條渺渺冥冥乍見乍沒皆入望眸蹴蹬而下會二公至流丹亭亭北倚石崖其南半懸中流栢柱斜度其下上有板棚鑿板如井口以汲流即勺水於滄海也亭扁則白巖喬公小篆下亭就實齋子於河壩壩西者河其東皆怪石層崖翠嶺崎

嶮不可以步而內濱子飄喬如飛予力追不及至壩則
西山東轉北遮河流不見來處佇灘環望四面皆山中
如院落其前則兩山拱峙自窟穴而出故曰龍門云爰
有煤舟南自蒲津絡繹而來棹歌漁唱不殫圖此其為
禹穴乎或曰龍門之外河洲之上青草萋萋黃沙瑩視
河之高不過咫尺若遇秋水泛溢雖百里之漲千尋之
濤不能侵一抔焉是則禹墳者也內濱子曰禹古今之
大智而乃葬身於此乎谷泉子曰會稽亦有禹穴云其

在河之壩也方欲即舟北行以求所謂懸流三級浪者或曰在金門五七十里或曰在吉州百餘里然不能往徘徊悵望攬僕南返蓋天下奇觀亦不欲人盡覩而風雨幻忽雲雷時出亦此山之神粧點修飾聳來者之觀乎然斯遊也不可謂不索其隱而探其奇矣

王官谷記

王官谷者司空表聖隱居之地今少叅許君德微重修而增飾之涇野子至解偕丘孟學往遊焉馬至故市西

折而南谷水北流入市間即貽溪也沿溪南行五里至
谷口路多巉巖石礙馬升柿赤棘夾路掛裳衣蹣跚至
先門伏馬而過道流引登高至門門下砌石百級夾扶
之而後能上道流建閣以祀玉皇乃升閣參拜下閣北
至三詔亭又北過休休亭謁表聖日已暮南過了了亭
有侯段兩生讀書白雲洞洞則元孤雲子李了了菴所
居以學休休者也乃南臨石泉橋望天柱峰則見羣山
環拱而此峰孤高插天與故市街所望益不同蓋其峰

南之崇山又遠也渡橋夜與孟學連榻石泉洞中洞在天柱峰根其前有清流自東瀑布泉引來而西匯為小池欄護焉晨興瞻望表聖像飄然有出塵態讀休休記乃知其抱經濟材與時不合而隱甚可痛惜但末題耐辱居士則耨又病其隘也壁間多宋元人詩道流引登西山觀秦王硯硯大如礮盤無口下如尖底礮表聖山中記已有此名其秦敗晉師於王官時所遺者乎自硯旁不由故徑懸下蒼崖觀雙人石石在天柱峰西北倚

峰而立上有圓石二枚恍若人面狀又似北望秦硯而
欲濡毫者也道流又欲西觀蒼雲洞北至蘆葦泉言洞
常出雲而泉更甘冽云為曹仙姑地未往直趨掛鶴臺
瀑布自天柱直下而臺在其左旁鶴二月來五月生子
去有懸草眠迹焉臺東與孟學四人各據一石而坐北
瞰天柱益突兀有四瞻雲日俱無影止有一峰高接天
之句欲東升以觀東瀑布道流難之又欲南進以睇黃
河道流又難之乃歎曰天下奇觀豈可盡哉遂北反坐

聚仙堂東遊豬耳山又東南至瀑布登懸崖以觀之聲如雷轟貌如雪舞瞻瞰更久乃下崖傍流而行北至柿林臨流遍坐磯上孟學坐一孤嶼僧登樹頭摘柿落紅滿地吟興俱發各得幾詩僕自故市沽酒至道流蒞以鮮蕨秋英乃滌卮澗中而傳酌蓋不羨古流觴也遂北至張御史所構觀泉亭則東西瀑布合流之地即表聖之濯纓亭也問修史覽照瑩心九籥擬綸諸亭及一鳴窰道流皆曰亡之矣乃謂孟學曰枏嘗薄唐詩人若表

聖者豈可以詩人目哉遂歸息聚仙堂又明日道流以予不至仙姑洞也昧爽取蘆葦泉中水煮豆粥佐以簞以飯予畢乃自石泉洞南登路如蚯蚓檜栢交錯難進乃以手拊道流背一皂以一繩引道流手面後上至秦無隅塢前北望不見娥眉坡是以微陰蓋予已出雲霧之上矣盤曲再登至李孤雲塢乃歎曰世之廉夫清士不用於時避世而至此耶則豈非執政者之失哉又東繞而上至八仙洞已到天柱峰腰洞口俯瞰謂孟學曰

彼李孤雲者風斯下矣出洞又欲直上天柱之頂道流
皆謂路不可行然予益努力勇往幾至其巔俯瞰八仙
洞又渺乎其下又歎曰不知唐時表聖之足履德徵之
攀緣曾至此否乎

修平水泉官河記

平水上官河泉出府西南三十里平山之下平山者莊
周所謂藐姑射山也平水之源為金龍池池上為龍祠
祠西南近條山數泉皆入平水又東二百步為平水神

祠祠前為清音亭東過清音亭之後為雲津橋而平水分流俗所謂十二官河以溉臨汾襄陵之田者也蓋自是第一流為上官河以至劉村夾河三十六村為田二萬餘畝皆資焉然自張家橋東過石曹澗至於趙半溝其南支流為上中河而居民新開飲木之處則在其北焉又其東為席坊橋其北則受小石橋之平水席坊澗之山水水多泥淤砂礫上官河遂不復東行而南入上中河矣於是席坊祿穽麻冊南小榆諸村皆受其利而

麻冊洞以東二十餘里無復勺水之潤矣於是上官上
中民交訟焉太守王公曰上中河者私也上官河者公
也上官河博而遠上中河狹而近不法不德則守不堅
法則民畏而訟平德則民化而訟息究厥病本其在席
坊橋乎有張滋者善行水遂使滋決席坊之壅濬平水
上官河之源於是上官河滔滔東注直抵劉村鎮以復
其舊而界玉下院東宜補子塔頭段澤馬務南劉辛息
諸村皆成陸海不圩而稻粳茂不雨而麻麥熟蓋雖江

南湖濱不足以方其美也而上中河之民亦分程限日
均沾其澤或有尊賓嘉客道出平陽太守則邀謁平水
神祠坐清音亭上矚官河之源流賦詩飲酒與民同樂
歌曰官水漾漾兮百穀成水無私心兮民不爭判官呂
枏曰王官谷瀑布泉下流為貽溪水可灌田千餘畝唐
司空表聖立法谷人以時用之至今不廢異時太守李
公義方亦作永利池利澤渠而趙城洪洞臨汾亦甚賴
焉太守常云政在善俗俗先禮讓禮讓之興在閭里田

桑鷄豚之間夫虞芮亦平陽屬邑昔人訟田不決如周以平皆慚而還置閒田焉今猶有遺風也於乎人孰無是心安知他日兩河之民不為貽溪永利諸渠乎於乎上官河其永矣嘉靖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工興四月四日成太守字公濟名溱開州人辛未進士前監察御史重修溫公祠記

夫夏迺宋司馬溫國文正公故里也墓在城西鳴條崗高堠里高宗南渡子孫盡室遷浙之山陰蜀之叙州矣

元大德間張式始祠公於夏學之左延祐間李榮祖作塑像歲時有司致祭然規制隘陋歲久屋敝至使先生像貌皆被雨淋漓巡鹽潛江初公按部至夏憤然興懷見所居察院深邃而松栢茂密慕公之極則曰是非棲神所耶即欲移祠先生焉及與巡按馬公清戎儲公會議遂改祠於縣治東北其基南北二十有六丈東西十丈正廳五楹前東西廡各三楹廳之後正寢五楹其東西箱各三楹廳之南中為二門三楹左右為角門各一

穩又南建坊以為大門而周垣高廣視舊祠殆十倍焉其費皆初公發縣贖罪金二百餘兩他無所取蓋恐厲民非先生所安耳外又考得官地水田九十畝則以實簿正祭祀將候他日司馬氏後至而歸之也且落成公謂梅宜有記而夏縣單君文虎實受委理又懇問焉於戲先生之道感天人存誠一者蘇子嘗言之其致用之德庶幾乎仁明武者余嘗言之昔者神宗謂左丞蒲宗孟曰如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

此一人斯則天子慕之矣先生自洛赴闕庭衛士見之
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
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斯則國人慕之
矣海內傳誦以為真宰相雖田夫野老皆號司馬相公
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斯為天下慕之矣遼夏遣使
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必問先生起居及為相遼人較
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斯則夷蠻
戎狄慕之矣豈非其所謂誠一仁明之著耶而況於至

其邑里者哉夫龍鳳之為物人固知敬且慕平居則或談笑而道之及臨其淵撫其巢龍鳳雖往而傾羨注歎之情視平居尤甚也夫夏其司馬氏之淵巢乎至其祠有不動六陽九苞之懷者哉且初公至晉即委耒校刊先生之傳家集矣斯舉也又非止臨淵巢而歎龍鳳者也里之英傑俊髦宜知所向往而不可後矣馬公名錄字君卿信陽人正德戊辰進士儲公名良材字邦掄襄陽人丁丑進士公則諱杲字啓昭嘉靖辛巳進士蓋以

巡鹽穀至先生之邑里者也

絳州重立古法帖第一記

易繫辭傳曰古者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於戲文字之興其在斯乎後世乃有迂儒鄙士不知出此留心於末雖以王羲之之賢敗筆如塚洗墨成池亦用力於點畫鈎撇之間至使唐太宗英主也以蘭亭記殉葬安在其能治官察民乎予嘗盤遊於涇渭漆淇洲渚之間打起鷗鷺蟲鵲見沙上爪痕

羽印皆類古文其絳州所傳蒼頡書乎或如風行水上或如雲出山前或遠取諸物或近取諸身真天縱自然之妙昔侯芭學奇字於揚雄恐未升其堂也世傳夏王大禹作龜書謂禹治水元龜兆相沙門懷英乃至作龜鼈之形此何以為也今見絳州禹文亦類鳥跡少降而就真沙門體誤必矣漢魯共王得尚書于孔壁皆蝌蚪文近世遂作蝦蟆狀今觀夫子所書吳季札石於禹無間然矣將所謂蝌蚪者以漢文形之而名邪至若史籀

周宣王之太史氏也又在夫子之前而岐周石鼓之文
多類此書後人以其不似鳥跡乃取諸鐘鼎文為古文
以附鳥跡而凡史籀字又另作籀文以傳如元楊桓六
書統之說今觀此籀文與禹孔亦不甚相遠此又何以
辨也大抵古人寡言重行皆簡質後世一義數語不能
盡一事數紙不能畢故率棄本而務末於治官察民難
矣絳州守延安程君騰漢於州治左壁間得頡禹孔籀
四書乃真古法帖刻而未移晉府者至是表而請記豈

徒為文字傳哉

重建行水碑記

李太守者京衛籍浙江景寧人舉進士諱琮字義方舊平陽知府也行水者成化末年修利澤渠及永利池也利澤渠者長沙李學士先生東陽有記曰元中統間有引汾水者由趙城衛店堰而東流合霍澗二水為渠以溉趙城洪洞臨汾三縣田四萬畝至順元年晉寧路達魯噶齊多爾濟因地震渠壞又浚汧口五十二小夾口

十有九桔槔護夫皆具以教農興事國朝歲久池湮水
壅成化甲辰大旱太守請於當路重浚此渠引汾水於
洪洞西北築壩以截其流復取霍澗之合流於羊獬壩
鑿池四區窪而級之以為甃槽渟洩斯水又於高河築
壩二丈窪十有四節啓閉以時灌溉沃饒引其餘水入
流城中資萬室飲傍水地價頃至十倍矣永利池者錢
塘倪宗伯岳有記曰平陽郡城水脈鹹鹵不可民用宋
慶厯初知州潘大博引東山卧龍崗蓄蘆泉水入城為

池植蓮其中金源氏亂水塞池廢國初郡守徐仲聲鐸
北引汾河漑利渠水穴城注池以供衆汲中為土梁界
池為二甃以甌甌四方各長二百有二十步其深七尋
植檻於梁上使人往來名永利渠歲久衝洶兼豪右侵
據民罔攸賴成化乙巳太守委官募役重加濬治旁池
鑿井朝夕利汲而銀買車運之苦遽革又慮池瀦停濁
鑿通池前郡學及不由兒濠環為芹泮城外之水皆可
引入城中無滯又於羊解之間輦石為梁洞殺上流勢

用去霖雨泛汾沒溺民田之患明年秋請諸當路叛為
引水洞長十有百尺過水洞長亦半之井橋既具花木
茂植仍作書院於池側以居俊秀其利始永矣耒耨昔過
洪洞汾趙之間見溝洫縱橫禾麥肥美以為江南湖東
亦不過是詢諸田父皆曰李太守公之澤也今見李倪
二記不信然哉太守曾公解梁鹽利主開西場門運人
餽千金而不受有垣曲賊數千為亂猖獗太守單騎招
撫之賊感其恩信解甲設榻寨中具半酒享太守而降

事聞上賞太守金帛甚厚而垣曲父老以石刻太守相
構祠以祀之此皆為人所難為者使太守而在兩漢也
龔遂杜詩當遜居下風矣太守自平陽遷湖廣參政山
西按察使福建左方伯所至有政績云

潞安府記

唐龍

潞安府者改潞州而為府也民用乂焉境用戢焉巡按
御史姜子潤身行郡至於斯曰潞其治矣紀治以文而
不可以已也乃以屬諸不敏惟潞古上黨郡也距百餘

里則青羊山拔而峙焉中多沃土蔚林農稼樵芻托之而處但强悍亦每竊伏憑恃險阻叢慝犯禁聚則攘臂以剽鄉村散則影匿罔受捕逮嘉靖戊子守臣陳其罪狀加之以兵多所失至合三路之師然後底平之績奏焉皇上以德化民事務安輯於是命兵科都給事中今陞大宗伯夏公言勘處其事公祇奉德意其至也取各功若罪而甄別之矣尤是咨是度曰潞地勝可府青羊人野可縣府與縣相維而糾以兵備重臣斯盜賊解其

姦而無或後虞也遂疏以請詔稱可錫府名以潞安內
附以長治縣青羊置縣曰平順兵備涖府若縣以按察
司副使領其職是皆安之而已夫非平盜之難而無以
安之之為患潞之盜擊平之矣而青羊阻自若也玉峽
虹梯猶蠹蠹也然當險結則獷戾生洞穴盤則逃亡集
兵散斯玩玩斯萌萌斯滋滋斯擾而其憂豈遂已邪於
是控之以府以厚專城之托厥秩重矣臨之以縣以廣
親民之任厥勢近矣秩重則易馭勢近則易結而又有

專道之使修軍防焉明法軌焉布戒令焉狗鼠之徒其
姦自無所蔽而或有觸法者禁則止縛則至麾則散折
箠制之而有餘矣而又何盜之憂昔漢渤海歲多盜乃
選二千石以治之刀劍頓息而教化行是故今日急急
於郡邑而增設之也而被是選者果能奉職循理不驅
民於饑寒而惟務厚其本業以足其衣食則人知榮辱
雖賞之使竊赧然而不從焉此則安之之本也惟良有
司盍慎求之

書樓記

馬理

河東書院者張子侍御之所建也侍御巡河東鹺省無益作有益故有茲建也由門而入厯齋而堂而寢而亭備矣由亭而入有重屋焉巍然而臨乎臺池者藏書樓也張子曰夫書隆也藏焉爾矣夫寧無不善誦習者乎以舉業者尚乎利以文辭者尚乎名以訓詁者尚乎緯以索隱者尚乎誕故尚利斯不足與言義矣尚名斯不足與言實矣尚緯斯不足與言經矣尚誕斯不足與言

恒矣亦寧無廢書者乎曰率性之道吾固有之也在行之而已夫焉用書是誕之說也佞之徒也故仁斯愚義斯慘禮斯窒智斯蕩信斯賊直斯絞剛斯狂勇斯亂不可與入道焉予為是懼故樂人之善學而藏書焉藏欲富惡濕與蠹故用樓也藏以序故先諸經而後及其他也藏欲久故擇人以典之貯諸匱而扁且鑰也誕之害人久矣故藏之富者欲博以文也蓋惡徑約者也務博者鮮知要焉故藏先諸經示以要也而司教者使利者

義之名者實之緯者經之於道也其庶矣乎谿田理聞而善之曰於戲侍御與人為善如是哉可志也夫遂志之侍御者安陽張仲修也

運城鄉學養蒙精舍記

古峰余子巡鹽河東三月乃觀民而歎曰惟茲唐虞遺民乃或弗淳厥責在予其何尤乃圖教其父兄以及子弟爰遵制建學於鄉學成爰入學崇訓修約講學行禮觀德養老訓諸蒙士凡入學修約立約正約副約贊三

執事人惟民之父兄惟俊夫訓者乃皇祖之訓所謂教
民文者是也凡月朔望三俊率諸義民入學乃讀教文
俾衆諦聽以戒以勸是謂崇訓夫約者呂氏鄉約古峰
就加潤澤者也嘗揭以示衆俾日率由至是考詳省憲
是謂修約於是言言於是語語於是詰難率以言法行
是明是謂講學於是陟降周旋循矩蹈矦是謂行禮於
是張侯設物主賓就位衆耦有叙揖讓和容興舞以射
是謂觀德於是序坐以齒揚觶飲酒肄歌風雅以侑以

燕諸慝不興是謂養老是諸父兄之教也學有規制先古峰記載詳矣由學而入而東則養蒙精舍在焉中有游息亭者即觀德所也亭後有堂六楹曰養正擇師居之所以教也左右四齋曰孝弟曰謹信曰恭敬曰藝文各六楹弟子居之所以學也是謂養蒙是弟子之教也凡朔望施教古峰子泣焉凡淑慝必聞行有小大勞亦如之其大者即如制表閤免役以榮以耀俾衆望以歸厥不在時諸冥頑匪人行有小大罪亦如之其大者則

屢校荷校減趾減耳以戮以徇俾衆威以遠是故畧阱
設而安宅麗焉夫父兄斯知歸矣弟子焉往是故河東
民故健訟今日相觀而善恥訟改行夫誰之力也初古
峰涖衆和易小人竊議不威君子退而歎曰御史以德
禮教我弗率且移屏弗齒是殆甚於不可仰視者矣卒
孚威如君子言夫古峰尊師取善非自用也夫鄉約雄
山仇氏嘗行之涇野呂子仲木為解州判日嘗為仇氏
訂正行於解城解俗至今美焉古峰乃又教學於斯安

邑人太學生王世相者仲木之徒也古峰嘗選為約贊
呈十善即榜而行之其尊聞行知又舍已從人如此非
尊師取善而何古峰其真不自用矣夫古今高明之
患在自用其甚者則妬賢而嫉能乃古峰獨異撰他日
休休之度其可量乎於戲古峰攸行可以為君子法矣
後之君子於古峰有取焉以光厥休吾知堯舜之民會
可復見又不啻古峰子也盍監哉

義士王海表閭記

韋令之治陽城也谿田馬氏問曰令得人焉爾乎曰有
王海者義士也其為人事親孝恭而儉積而能散好義
而聞於上獲表厥里焉夫亦匪夷所及矣夫曰其詳何
如曰父在不敢自尊事母聞義稟命而行喪葬不以貨
財不作佛事哀毀而已然三年不入其室非孝而何有
攸往目不邪視舉足安重衣不重帛食不重肉積其財
將有為也非恭儉而何其積也水旱人饑則賑之歲終
親舊不給則賑之貧不能婚者婚之病不能醫者醫之

死不能棺及葬者棺之葬之爰立義塚焉士學而無資者資之鄉鄰子弟宜學而未能者為延師教之爰立義學焉避兵而來依者一士一民皆養之思歸而不能歸者歸之有稱貸而不能償者則焚其券河隄之決也則出財補之非能散而何盜之起也有柳莊屯賊劫庫而殺人則會兵平之有王德周兄弟聚嘯而劫掠則會衆擒之張士兒之亂也則佐以糧芻及壯士勦之湯家集屯賊之亂也則從薛御史鳳鳴兵討之大盜劉六劉七

之反逆也白諸官請給帖文行事察鎮無儲者散麥五
百餘石豆二百餘石仍出資率人築城鑿池建門及樓
造諸兵器火器禦賊賊至東破蕭縣南破永城西破夏
縣北破碭山乃攻海所居鎮海守且戰戰攻不利且索
財講和不許賊退俘獲馬騾三百一毛不取白巡撫鄧
公璋給義勇士馬鄧償功給銀二十兩受之送夏邑縣
修學時總治彭公澤劄付海會淮安朱指揮兵歸德萬
指揮兵截殺流賊二兵不至海捷後白彭蔡二將咸抵

罪焉彭兵五千過鎮餉以熟飯千桶兵食之不盡徐州將陳經領兵至鎮不理兵事唯徵錢償妓夜飲海曰此亦賊也令義勇夜執而晨縱之陳愧而遁王堂反何都御史天衢征勦令家人從征餉白金百兩事平奏聞蒙勅賜表閭曰好義坊夫是之謂義士然聖天子旣表其僑居所矣陽城其本邑也今乃不能奉行德意昭其行以勸善安在其為令也茲欲監石東廓勒其行何如谿田馬氏曰昔布衣之士鄭有弦高魯有曹劌春秋書之

戰國有魯仲連漢有杜子春史漢書之論其功肉食者
未能先也今義士犒師則弦高之儔其禦寇而保衆則
曹劇與其倫使其遇變而當途用事安知其不與仲連
子春同其烈也彰其義以勸善此誠令之政也令其行
之哉令曰諾義士字大量陽城上佛里人弱冠從父為
賈韓家道口鎮韋令名文英字本和涇陽人嘉靖壬寅
歲令陽城云

三立祠記

王道行

山西河汾書院舊有三賢祠祀文中子司馬溫公薛文清公學使者擇秀才高等者百數十人講讀其中萬厯間江陵柄國忌人議已以為多白鹿洞學徒奏毀所在書院於是三賢祠遂廢神人失序禮義以愆典學之官往往不得其職河朔魏公秉中丞節至晉陽慨然以興學右文為已任與先後巡察杞縣徐公邵陽劉公並稱名德有合志焉會諸生請復祠移學使者永春李公冠縣杜公勘詳皆以為復之便公重用民力咨於省使無

錫萬公郡伯膚施趙公計版築書土庸圖規制程期日
度可四百鍰而集萬公括堪動帑銀並已所節縮奇羨
二百鍰考試支剩銀二百九十鍰不足魏公推幕府市
租五十鍰劉公御史臺贖金十六鍰憲伯廣濟劉公參
知新安甯公膚施白公東萊宿公憲使肅寧易公岐周
楊公贖金總三十鍰郡伯十四鍰凡六百鍰而羸晉王
以五十金犒工鳩僦考成不愆于素餘以儲典籍利器
用豐餼廩居三之一焉別駕滇南王君寔專工事為堂

五楹局以棖闌繚以周垣前起棹楔望之歸如也祠後
為書院別有記作於某年月日迄於某年月日凡幾閱
月而成邃空軒敞神人不相淆君子以為禮於是右省
齊河房公濟陽高公學使者黃梅汪公憲使安陽劉公
相代至適觀厥成嘉與學士大夫更始請卜日安主魏
公曰政必正名禮先辨分考晉乘唐虞諸臣列名宦鄉
賢祠中如稷契殷周始祖先師其子孫臣庶也可儼然
據其上乎三晉名賢載在往牒何止三君子宜更議於

是汪公考古徵書采風論德與諸公雜議得風后以下
至伯夷叔齊十有七人位南向名宦自叔向以下至我
朝呂文簡公十有八人西向鄉賢自董狐以下至薛文
清公十有六人東向寓賢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別為
位居鄉賢上魏公以為允題曰三立祠語不朽也每歲
丁祭籩豆牢醴之數視啓聖祠學使者主之是役也為
大事不許小費萬公教厥功秩祀辨賢以為世法汪公
有焉兩省前後諸公同德一心翼翼文教盛矣至於率

作興事則趙公衡於上綱舉而目張前令歷城陶君今
令洛陽徐君贊於下費省而工勸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其諸君子之謂乎竣事而巡按海陵袁公至廣厲文學
如魏公士益顒顒嚮風矣萬公偕諸公詣王子命曰書
院羅材聚而教之一道術也先民是程生於斯宦於斯
者祠若干人不可以無述夫書院袁公記之矣祠則吾
子道尊者言信身習者事徵宜無辭焉道行謝不敏嘗
讀春秋傳穆叔對范宣子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

立言是謂三不朽魏公有取焉故為是祠而建祠以從
墜文克舉誠希濶之遇哉昔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今乃
上遡羲軒下逮近世何也取諸晉乘吾鄉之首善先猷
也如風后治民倉頡治字先天而天弗違其古之神聖
人乎虞廷五臣與夔龍交讓精一執中之學見而知之
肇開道統祖述於仲尼集大成則聖具一體則賢或肱
股王室如巫咸傳說狄仁傑韓琦諸人或經營四方如
羊舌肸包拯若我朝之劉太夏于謙其人或仗節死義

如關龍逢張巡其人或修身謹學如卜子夏程伯淳若
我朝之薛德溫其人褒貶論述如晉之董狐漢之司馬
遷其人是雖德有偏全功有大小言有醇疵就其所至
皆可謂能立事見本傳文不具列祭法曰法施於民以
勞定國以死勤事惟其所遇可無媿焉今之人猶古之
人也莫不攸好德莫不喜功莫不務修詞而能立者鮮
則志不篤也學不純也氣不克也義不精也斯不可與
立已故居常自許皆知慕仁義賤俗鄙堯行舜趨自謂

近之一涉紛華易至流逸而失其故吾此可以責志希
蹤古人奮然邁往一念少怠盡墮前功此可以知學抱
曾史之行履筌蹄之庭能不攝不變可以占氣傳經義
綜羣言辨士縱橫圓如轉轂莊列要渺茫無涯涘皆能
發其部而折其角可謂精義故曰考諸先王而不繆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豈非立德立功立言之準乎國家
又安二百年黌彙浸廣土習皆窳學術多岐今日之所
養即他日之所用可不慎乎明道先生紹不傳之緒文

公繼之至我朝文清公又繼之宛然孔子家法頃歲誦
習龐雜市間帖括殆同語怪後生方沉湎濡首以取世
資本之則無又焉能立吾不意堯舜以來之道脈汨亂
如此求為賢相為名臣為大儒如祔位諸君子其可得
乎又如一旦有緩急如關龍逢張巡以身殉國將誰能
乎文學士於斯聚於斯能自得師為則不遠其慎所立
矣

還元洞記

鄭洛

北岳恒山故朔方雄鎮山故有洞洞蔽以神祠若將塞
焉侍御黃公觀風覽勝慨然興思乃撤而啓之題其額
曰復還天巧且為之記其狀矣分巡鄧君持侍御公所
作以請曰茲洞也固恒山奇觀洞開則茲山勝事也乃
侍御公已題額言之矣曷可無佳名以記先生圖之予
曰奚名哉粵稽元始生大道大道生天地天地生萬物
恒山固天地所覆載山若洞亦萬物中之一物也予昔
登山臨茲洞矣杳冥幽邃既不可窺測其端際亦不能

想像其藏隱蓋天造非人力也彼金沙大隱美則美矣
率以人興魚藻寒居奇則奇矣皆緣力飾夫人力則非
天巧非天巧則非大道所生非大道則非元化所肇若
恒岳則與天壤並立洞亦與恒岳俱生開以大始闢以
貞元愚父不能力移齊諧莫詳自始蓋一元不能不散
而為萬象則茲洞也固一元之所造也今侍御公撤其
蔽而新之亦復還其天巧焉耳然則茲洞也不可名無
已則名以還元可乎雖然予重有慨焉夫元象之元含

光自然分而萬形散而萬物生生化化已非元元然而
山澤氣通洞為元造物理備我性有元善洞為元造啓
則還之性有元善乃自鑿之恣智巧縱物化致使真者
散元者斲降衷靈光錮蔽焉而不能通殆不啻茲洞之
障塞而已然則茲洞也其曷幸而得侍御公還其元造
之巧又安得元化旁敷使並生於宇宙間者盡還其天
命之元善哉若夫抱元還元自了性天元精之元其說
甚元則固黃冠羽衣之所從事予不敢奉明天子命撫

綏此方將以元化望當時以愛養元元最同事之諸君子不敢襲其說以名茲洞因謾書以答分巡君之請

新建唐鄂國尉遲廟記

蒙 詔

自昔豪傑之生鍾天地剛大磅礴之氣豈特揚曜吐精樹勲業於當時已哉雖其歿也而是氣流通於天地間與日星並明與陰陽並運不恃生而存不隨死而亡每有感觸輒形諸夢兆若桴鼓影嚮然嗚呼烈哉予昔閱唐書嘗壯尉遲恭之為人歎其真豪傑士非特將略之

雄也每讀其傳歛襟起敬久之而公則朔產也嘉靖丙寅歲予奉命按治宣雲夏四月巡歷至馬邑一夕夢金甲神英姿還侍直立馬上馬蹀躞若龍金戈翠旗導從前後謁予若有所訴者予覺大驚異其事翼日出至龍泉寺見唐鄂國公遺像在焉叩其所自邑尹吳子進曰鄂公舊有祠去此僅二里許熱於燹火有年矣棟宇灰燼惟神與馬巍然獨存居民不狎於棲神之無所權奉於此以存尸祝遂即其遺址觀焉草莽丘墟曠言懷感

予曰異哉向夕予夢金甲之神非與祠前有金龍池即桑乾河源也清漣澄澈嚴冬不凝邑尹復進曰舊傳池有龍時化為馬一驪一黃人莫敢御唯鄂國驍勇絕倫能跨而制之予又曰異哉予向夢金甲之龍駒非與夫鄂國輔唐昌運其所樹立固雄偉不常而臨陣決勝指麾馳驟無能當之者蓋得於馬力居多然則馬之為龍昭昭也乃千有餘載予夢中歷歷見之一何奇哉於是諸武氏跪而言曰惟我鄂公生此朔方靈憑於茲凡軍

旅所向咸有陰助吾人藉神威久矣廟貌不稱何以振
揚士氣乎於是諸耆民跼而言曰惟我鄂公幘幪茲土
民有寧宇歲時禱祀應靡不預患為之駭而災為之禦
吾人蒙庇久矣祀典不修何以慰愜人心乎予曰噫哉
夫有功於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神兼焉矧赫厥
靈於夢寐是神之冀也民之望也而亦觀風者之責也
盍祀哉盍祀哉乃語冀北分守范君暨邑尹謀新之乃
為正祠三間廡如也為左右廊房六間耳房六間櫺如

也為二門三間大門三間翼如也圍以堡牆周六十四丈一尺有奇曠如也戢如也地仍於舊紀芳躅也費出於公杜私擾也經始於去秋七月十日落成於今春三月念日周綜理也復買近地一項以給守祠之役圖久遠也聲以鐘鼓樹以干旌俾耳目有觀聽也祠宇旣成廟貌攸安辦香瞻拜宛若夢中見者於是士氣奮揚人心孚悅適范君擢口北分巡周君以山西督學來代暨吳尹復言於予曰鄂國見夢於公豈惟其祠祀是崇哉

亦將賴公文以垂不朽予曰有是哉顧予安能文之雖然公之勛業載在青史者則不可不勒諸貞珉以告於世予謹按史稽首言曰嗟嗟鄂國其真古豪傑士哉方其崛起兜鍪中遭際英主乘時奮者豈先登陷陣擐甲而擒世充攘臂而平黑闥舉旗而降建德奪槊而墜雄信一時智勇如衛公褒公皆自謂莫及則公勲烈豈不巍然出諸將之上哉然世人皆知公雄勇冠軍至論公人品世未必盡知也予嘗究公為人大類關雲長云赤

虬飄颻即髯絕倫逸羣也所向披靡羣雄膽落即關威震敵國也躍馬突陣而脫秦王其視解圍古城者無愧也擒王琬萬人中叢刺莫傷其視馳刺顏良者何惡也關於昭烈投以肝膽公事太宗攄以赤心尋相之誘不去建元之賄不入其精忠大節相符契也關乘赤兔公得驪駒類皆龍種蓋天所默賚以弼成雄奇卓絕之蹟者又相脗合也雖關不幸死國事公幸而興唐其大都實等埒焉然此特論公人品耳至其心術之微世又未

必盡知也是故席次憤毆人謂公為非禮不知公忠義不容奸邪乃其天性視誤國之許敬宗懷奸之徐世勣不啻犬豕肯甘與為伍哉富不易妻人謂公守已介特不知公因是悟主使當時知此義則才人不選貞觀無養虎之愆昭儀不立永徽無牝雞之惡又安致顯慶以後紛紛哉噫此公處心積慮之微世莫能知者予叙公勲業因白其心如此俾後為將者知先立根本毋徒視勇略為也嗚呼方今邊陲多警安得如公者坐鎮帥閫

叱咤風雲使敵人不敢南牧以抒當寧西顧之憂哉子
聞朔俗好勝負氣慷慨磊落士多生其地庸知不有繼
公而出者哉文信國曰歿不俎豆其間者非夫也今廟
貌赫奕人心敬仰又庸知不有興起奮勵思接武俎豆
者哉予願公靈當默佑於斯也范君諱大儒山東霑化
人庚戌進士周君諱斯盛陝西寧州人癸丑進士吳子
諱國貢登州府人貢士於茲籌義殫力克襄成事例得
書云

創建平順縣記

顧鼎臣

天地生萬物物極則殺之生陽也殺陰也殺亦生也人君生萬民民不軌則殺之生仁也殺義也殺所以為生也其道一也是故明君治天下法天地之道握生殺之機以成仁義之能垂衣高拱而四海晏然紹統厯業百姓賴利焉潞安府之青羊山蟠居衍迤幾二百里巖岫巉巖壑谷深窈迴巒疊嶂長林叢薄屏翳阨塞四方亡命往往竄匿其中且水土湍悍而風氣墮鬱生人多尠

頑獷戾兼之隔離官府無有持尺箠挾寸及憑陵而誰
何者賊首陳卿父子世濟暴惡糾集逋亡脅誘蚩愚禦
行旅掠村堡焚蕩屋廬擄刈人民有司務掩害養亂者
二十餘年嘉靖戊子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常道始
宣露逆節請討之既而謀議不常操縱無狀賊勢益猖
獗天子震怒命將出師復調集山西河南山東官民兵
會勦閱數月然後平之捷聞今少傅兼太子太師禮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桂洲夏公時為兵科都給事中請

簡命素持風裁給事中一人往覈功罪并區處地方事
宜以弭後患上俞之即以委公公至則宣皇澤申國憲
別淑慝明賞罰洗刷污穢振撫創殘人心大愜以和公
親履賊巢周視山川厯陟要害歎曰賊之弗戢形勢使
然非建縣設命吏以彈壓之難免後虞僉以為然乃咨
詢相度得吉地曰青羊村者林巒盤紆形局軒豁且據
諸山之堂輿可以控制四表公譖於衆曰非斯地不可
會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君應鵬暨藩臬諸司羣

謀協同乃議割潞城縣所轄地一十六里壺關縣十里
黎城縣五里共割地方三十一里以為新縣版圖凡一
切計慮纖悉罔不周詳抗疏陳便上報可因錫縣名曰
平順命下有司鑒往圖新翕然作而行之召史繪圖辯
方定位鳩集工徒卜吉以從事因山為城因城為隍延
袤方二里許闢東南二門構橋通道宅城之中近北建
縣治繚以崇墉冠以麗譙門屏廳廡庫藏廨宇土地祠
吏舍監房小大畢具陰陽醫學旌善二亭咸置於大門

之外其他若儒學僧道會司倉廩鋪舍教場養濟院城隍廟山川社稷風雲雷雨邑厲諸壇察院司府公館凡治民事神造士賦政之區準舊規備今制咸極一時之觀又設玉斗崖蟠溪峰白雲谷巡檢司三玉峽虹梯關二剋治險隘以為通衢八蓋於禦暴已亂保障之備特加詳焉經始於嘉靖八年九月望日告成於嘉靖十二年二月朔日凡財用取給於公家力役則催募亂後餘民而他府州縣毫分不預焉蓋事之始終經營規畫悉

出公一心之存而巡撫藩臬諸君贊相以成之然非聖天子倚任忠賢勿貳勿疑其何能盡嘉謨以監此瑰偉之績哉抑斯舉也人足以勝天理足以制氣是使繹騷甫定之民寧茲新邑養父母保家室長子孫永去危亡之禍而享太平之福其功不亦大哉夫當賊之破滅也天誅之行止於元惡而脅從汚染非特宥其死命且容養匡翼務為千百年之圖是殺之之意何其薄而生之之意何其厚義之裁制何其精而仁之覆囿何其廣也

亦猶天地之殺物於窮冬纔旬朔爾而生養成遂乃厯
春夏秋三時焉是雖一事之微而聖天子裁成輔相傾
否為泰以嘉靖萬邦者宏謨遠略從可識矣少傅公今
日密勿機務弼成治理以垂名於竹帛亦於是乎基之
江西右布政使李君崧祥昔以按察司兵備副使嘗預
謨議舉職守思惟一時政令之大不可無紀也特走狀
京師徵予文將刻諸石以昭示無極義不可辭乃為述
其梗槩云爾若夫經費工徒規制度數大小諸司從事

名氏之詳不遑殫書令刻諸碑陰

重修唐叔虞祠記

蘇祐

唐叔虞周武王子成王弟也始封為唐侯其子燮因晉水更號曰晉有祠在懸壺山麓不知創自何代魏地形志曰晉陽有晉王祠又通志載祠南有晉王墓北齊天保中大起樓觀後主改為太崇皇寺唐太宗義師之起嘗禱於祠下貞觀二十年有御製書碑在焉晉天福六年封興安王宋天聖間改封汾東王元至元四年總管

李公修建殿宇及宮侍武衛如王者儀詳見提舉學校
弋穀所撰碑記至國朝洪武四年改稱唐叔虞之神歲
以三月二十五日有司致祭載在祀典自至元迄今二
百餘年棟梁摧折不蔽風雨神失所棲祀事弗虔其旁
有所謂聖母祠者香火日極崇奉而唐叔虞之祠顧寂
寞水濱不知為正神其所係豈直辦香酌醑已也嘉靖
二十六年冬憲副李君乘雲憲僉朱君徵以其事闕祀
典而風化之道攸存具以請於予與巡臺因檄下所司

撤而新之復增塑其象左右各建翼室若干楹於是金碧丹堊煥然改觀足稱報祠矣祠前有八角池右有善利泉山畔有望川亭讀書臺亦以餘力載浚載修古跡用復是舉也貨因於水利工出於僱募官不告勞民不知擾知縣侯瀾縣丞李侃主簿高魏典史張珊共事惟勤而鄉大夫憲副高君汝行實倡義協衆尤有力焉往予自按部未幾有藩參之命暨今蓋三歷晉矣議初協也得同於聚菴谷子嶠事告成也而翠巖黃子洪毗復

嘉其成焉大參潘君九齡告高君曰是不可無刻以昭
永久爰佐以汾陽山之石而高君因其始末乞文於
予竊嘗聞之利萬物者莫善於水而其動萬物也莫善
於風利非導以禁之則爭風非端以揚之則悖欲淳化
宜民難矣今祠在晉水上民之利其潤也方日詣他祠
事報祈乃叔虞自剪桐啟封厯世與周久遠則其功德
於斯土可考也顧祀者反後而使其祠日頽曷以示風
向參藩時嘗為均水利刻石稽弊以戎務方殷未遑克

正祠典則日夜罔遺於懷者也乃今亦克並舉利以滋
養風以弘化豈惟晉人獲樂利之休司政紀者亦將可
憑藉矣爰為著其相關重者俾刻諸麗牲之石復為迎
降送神詞三章使登歌焉詞曰春日兮載陽萬卉潔兮
齊芳撫春草兮纖露布陽澤兮未央相羣生兮永情服
舊德兮奚忘秉玉圭兮下視振鸞和兮琳瑯豈吾人兮
善享懷遺土兮斯皇儷對越兮暇豫穆將愉兮樂康
右迎
神浴蘭湯兮襲明衣芳菲菲兮未有違拊鼉鼓兮鳴瑤

瑟陳歌舞兮揚清暉靈連蜷兮紛晉橫四顧兮依依繫

靈雨兮灑塗載輕颺兮滿旂御龍駕兮雙導紛武衛兮

揚威審五音兮按節歆蘭蕙兮具腓即光景兮可挹蜷

局顧兮憺忘歸

右降神

撫川原兮極目羌儵來兮歛往美

要眇兮狡服鑒羣忱兮旣享鞭玉蚪兮執綏指天門兮

方廣猶招手兮山間儼遺蹤兮水上山有木兮水有蘭

中有懷兮何敢言覆我兮怙我顧我兮甕山之左萬祀

兮千秋御斯宮兮夷猶

右送神

登恒山記

楊述程

余夙覽五岳圖思嚮往其地久矣己酉歲奉命觀察雲
中恒岳實居轄內辛亥春欲以祀典往謁岳神緣邊境
不寧余為計防禦事且不暇是歲孟冬廿日直指潘公
觀風澠水故事兵使者以分疆例得陪視明日潘公將
有事恒岳余導驄而往南行十里許至磁窯口兩岸峭
削如門大類吾鄉劍閣諸峽泉流峽中澎湃奔瀉澎湃
澗澗如建瓴而北為神川云此處山光嵐色皆莽蒼蔥

鬱不似北方景川之東鑿石壘途草橋木磴又大類吾鄉連雲諸棧上有石窟架閣猶餘橫木數千蟲剝欲盡傳者以為宋初把守三關處也磁水東壁有坊聳峻金碧輝煌題曰高山仰止者即岳遠門也門有殿庭數楹宏敞高峻左折而上三四里峰坡崖壑之類宛轉曲折地饒青煤偃僂曳販者肩相摩也紆行數里道益湫隘余乃易便服憑小輿兩掖而上為雲路初步處下窺山門已不啻數萬雉矣級益高階益峻頃之過望僊亭仰

視飛僊崖閣若懸層霄之上已而歷虎風口崇岡蹲踞
風發飈猛則響振林壑間路傍西望渾渾灝灝吞吐雲
氣者白龍洞也前不百武有白虎峰堆石雄列居然白
額狀落澗西杪似有木香茶蘼之屬則所謂紫芝峪也
欲為採茹而芝已烏有此處線道蜿蜒幽深百仞遊者
每慮觸險側足詳顧猶虞顛越山迴路轉古榆數千百
章歲蕤翁茂最大者名雙離樹株可蔽牛而蒼枝連理
若蚪龍軒舉之狀人以為果老繫驢樹云崖東有得一

峰菴因名之余為繹斯名一為水於卦為坎是北岳真
極義乎岩西則萬松深處亭曰翠雪六花飛墜四壁凝
寒瓊砌瑤階真銀世界也山腰少濶誅草為堂白雲縹
緲簾櫳清曠差可憩休時聞樹籟鳥聲心肺幽暢令人
生翛然物外之想堂畔有龍泉味甘苦禱雨輒應有
夕陽巖松檜插漢晚霞及之則樹色蒼然崖產石脂五
色晶瑩味腴堪咀意僊家啖人藥餌而特不識所以調
劑者傍有石洞一隙露丹竈遺跡深奧莫知底止是謂

通元谷人跡莫到也三丰曾居此谷有俯視羣山螳埵
低之句迤逦尋上可百步許入貞元殿展拜元岳琳宮
寶座我在清虛境神面正南視五臺諸山環向北拱森
森臣庶界華夷而稱帝尊埒四岳而號北極非耶珉碣
瑣碑磊立崖壁雖代有修設而遡建則自陶唐封濬時
始也殿杪蒼松古檜圍喬參天枝葉扶疎良爽炎燥殿
隅西躋上越二三里朱門扃鐫甚固啓之則會僊府也
怪木壽藤膠互映帶赤石鍾乳之類錯出其間抑黃茅

白雪之遺棄耶西頂有琴棋臺儼在雲端舒嘯四應敲
拂石亦成聲豈爛柯流水所從來乎頃之轉步則歷果
老嶺策蹇蹄跡依然在焉其東頂則為大茂山殿碑云
舜巡守詣此山谷正擬登祀值大雪弗能進而遙祀之
俄有石飛墜帝前遂以安王石名五載復守其石載飛
曲陽帝命即其地祠祀焉其飛窟尺寸固安王石符券
也余因感而竊歎曰維岳降神自昔記之方今塞塵不
聳神京晏如雖云聖天子威德遐邇微岳威靈鎮壓宜

不及此獨奈何祀封為缺典也禮畢稱觴直指公對坐
嗒然忘此身之在塵世也已而夕陽落照霞彩盈山將
乘輿為懸空寺遊返渡神水衝騎暖泉見西壁峭陡樓
殿架疊燦如來寶像真所謂空中樓閣鳥道一系攀而
上躋奇絕亦險絕沙彌三四清磬捻香供茗作禮酷似
羲皇以上人余亦恍遊羲皇世矣月影半明更漏三滴
甫抵州署曾不覺往復之為勞也爰搦管而紀其事

臨縣修城記

孔天印

臨縣望河阻山介於興嵐汾石之間近塞邑也然民儉而足城小而窳以故虜入輒犯隆慶元年丁卯九月虜大犯至破石州之城劫汾州之堡而臨之危為甚虜退去當道乃下令繕城仍調選才吏易補沿邊郡邑時關中人吳潮以滎河令調臨至則省覽諮訪稽民物之利害條政事之緩急登陴而望黃雲紫金諸山則喟然歎曰始吾欲崇墉以甃今觀其土石之蒙冒林莽之蓁叢則甃可伐石而代也即析薪以煉灰不事省而功倍乎

於是手畫心惟夜思蚤作募匠師徵力役公計料廣場
權備器用儲口食既定方略獨斷準裁簡委羣能躬勵
督察遂運石成岸積灰成邱趨事踴躍鑿鼓弗勝以二
年戊辰四月起工七月竣事其包土城而為石也廣六
里五步高三丈五尺其直如繩其方如矩其渟如淵其
峙如岳其密如櫛其堅整如鑄而女牆樓櫓天棚旗幟
鎗砲矢石之類森其上重濠疊塹品窖伏鋒戰車湧械
之屬羅其下當是時地無百雉之築而險有金湯之固

環視旁邑莫茲之為強矣兵憲范公閱而嘉之乃狀聞
當道咸加幣褒美以獎其勞焉庠士趙應秋陳遺規等
因過汾請余為記夫疆圉之臣恃安而忘危愒守而忘
戰以至遇害而無備臨敵則敗歟而不可支若離石之
難是也乃吳公善思患而豫防必有備而無患矣夫折
柳樊圃狂夫猶懼况設險有固於山谿者乎昔公輸般
為楚造雲梯之械將以攻宋而墨翟先往禦之請以試
其術墨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凡九為攻械而墨九

距之又使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持其術以守宋城而
公輸之技已窮所謂善攻不如善守今度外國之智劣
於公輸明茂之宰賢於墨翟百里之衆勇於禽釐故敵
雖復來而知其必無患且公內治外嚴惠威並建之實
文武兼資之良也是以其蒞官也多善政焉今勒石紀
事專美崇墉識其大也

新設寧武兵備道題名記

李攀龍

山西三關先是蓋止鴈門一兵備岢嵐兵備實協理之

其於防秋尋加守巡冀寧二道嘉靖三十三年復以清
軍屯田驛傳若守巡冀南河東諸道迭出而分區監督
焉三十七年改鴈門為鴈平岢嵐為偏寧其五道監督
如故明年仍以偏寧為岢嵐兵備以偏老岢嵐河曲四
守備西路參將老營遊擊地方兵馬屬之鴈平兵備仍
駐代州以廣武北樓平刑三守備東路北樓太原參將
地方兵馬屬之其八角利民神池寧武四守備中路參
將地方兵馬則以設今道云從御史楊公益美之請也

惟是三關與大同相為表裏右衛水口等處直敵南窺朔應諸州之道其於要害視三關有輔車之義即敵一道出沒我得以所直道兵馬掌距踵襲而自相為應何慮不及三關延袤乃至八百餘里而敵得以探疏數為堅瑕揣薄厚為虛實時分時合雖漢兵如雷風安能八百里趣利也惟是席國家廣大守在大同云爾曩時則鴈門一道寄嵐一道協理之足矣然猶恃藩籬以撤閭閻不知中彊者外益固之為謀周也亡何以二道為不

足加之守巡冀寧二道為四道復以四道為不足加之
清軍屯田驛傳若冀南河東諸道為七道三關凡八百
里而七道以臨之即有五參將一遊擊十一守備亦惟
鴈門岢嵐二道相信而服習五道者非常所屬卒然不
相為用十羊九箠猶之愈數而愈疏清軍屯田驛傳曠
所司存冀南河東棄所分署是盡山西而事三關委境
內而勤一圉猶之愈實而愈虛不知疏數以形明虛實
以制繁也注鴈門以鴈平注岢嵐以偏寧似矣不知十

一守備分地如石畫相交尺寸獨以八守備隸偏寧一道亡論石隰諸州防河之役行兼坐累有妨簡書即敵一出套便涉其境而亭障積阻烽火復游已難為卒又況仍以五道便宜掣肘糜費無益豈所謂明形而槩制乎時已權生變已常存寧武之介於鴈門岢嵐之間亦猶鴈門岢嵐之左右於寧武疆場之政雖力有餘不備非其域雖勢有餘不守非其約非其域不闌出徼功非其約不聲援為德辟耳目之於視聽不相假借然後可

以著官知之良而稱同心亦使朝廷得以責所不備按
所不守以其所守捷無倖賞挫無佚罰三關猶一體也
省冀寧若清軍者七道而為三以重司存養內治境內
不疲於奔命三分其八百里而勞逸均各可以朝檄而
暮集而齊一其指使凡五決策以設寧武道而議始成
如此豈偏見一時之利害不參邊大計始終者右衛水
口為敵必窺之道即中路參將直之與大同兩掖犄角
相逐銜尾相隨厚集其氣是顧是隈者非寧武乎與偏

頭鴈門翼擊而夾攻為常山蛇勢者非寧武乎明形槩
制以回視聽新旗鼓出繕入計為邊長老貽數百年之
利身自作始者非寧武乎形不自勝制不自舉沈公所
謂非人哉首至者未幾論罷繼至者尋以遷行沈公明
形槩制三年於此矣乃少司馬萬公某獨以少方伯奏
留之豈不曰分地不量形與無地同量形不善制與無
形同善制不得人與無制同得人不久任與無人同是
二公者先後奏請蓋相足焉可謂同心謀國重惟沈公

之賢適與設會也因具列之使後之君子得以觀寧武道所繇立者蓋以其人如此云

重修海神河瀆廟記

張四維

皇明奄甸萬國徧禮羣望凡嶽鎮海瀆咸就其近域崇建祠宇令有司歲時修祀國有大事特命使臣將祝幣往焉蓋自郊社而下祀典莫此為重蒲郡介河曲當禹貢所稱龍門華陰之中重岡連抱川靈聚結故西瀆大河崇於是而呂西海附焉其廟制閎鉅正統中知州事

關西張侯廉奉勅修建歷久漸敝會嘉靖乙卯之變一切傾阬雖頽墉斷木靡有遺者有司歲時埽壇呂祭天子前後凡遣使三至亦咸祇陳香幣露禱而已殷禮弗稱神罔攸宇至隆慶庚子夏河水暴發瀰漫郊郭奔湊西北二闔是時淮徐間連歲河決漕道艱阻議者咸謂神宇宜屆時葺用祈靈貺於是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楊公綵巡按山西御史饒公仁侃桂公天祥俞公一貫會檄河東守巡叅議馮公叔吉僉事劉公宗岱相垣址議

規度呂重修二廟為請天子俞焉其經用所需即取之
三院歲解贖鍰之餘者而以州帑裨之經始於隆慶壬
申十月越再歲萬厯甲戌某月而工竣二廟並峙左河
右海廣輪崇庑無尺寸異其為正殿各七楹殿後為寢
殿各五楹殿東西為風雨雷電祠凡四座楹殺寢殿之
二其儀門楹數準寢殿焉堦墀內為井各二俱覆以亭
碑亭視井亭之數建儀門外其外門則以大方表之內
環以連廊以楹計凡二百八十有六外繚以磚墻以丈

計凡三百二十有二以及宰牲有亭齊宿有所而制度大備矣廣廡翼翼榑橈高舉邃深軒豁金碧輝煌信足昭永英明神系一方之瞻向已郡守陳侯以朝屬維為文紀成將勒諸堅珉以徵久遠余惟名山大川類能興致雲雨施德博大故歷代尊命咸秩祀典河初祀朝邑唐開元中以西嶽祠華陰緣有司裸將靡逮遂徙河祀而東我高皇帝釐正嶽瀆名號刪定禮秩薦享牲幣靡有等殺又常御製祝詞遣功臣將祀良以嶽瀆之澤物

同則其報禮同也乙卯之變嶽瀆廟同圯迺獄廟匪久
即復合二郡之力徵費凡二萬餘金呂速集厥事河海
廟乃委為瓦礫區者且廿年陳侯肅承明命知國之大
事在此既不欲苟且呂俟後人又不欲加賦呂滋衆擾
殫心夙夜惟求呂隆國典安神休是務於是監司諸公
嘉其工繕之鉅商較財用慮有不給謀所以佐厥費者
迺總督宣大王公崇古則呂軍門俸給巡撫朱公笈則
呂各色會稅香課布政使史公直臣則呂帑積羨銀分

守馮公叔吉則呂罪贖呂及官民之義助河堤之贏積
通計凡九千餘金蓋費視獄廟之半而閭閻幾與埒矣
用省而財不匱事集而民不擾神用悅懌歲以大穰信
可呂荅天子尊禮方望懷保兆庶之深意哉是用紀其
興建始末稽經費述規制俾後之嗣是者得有考焉是
役也檄委而監督於上則平陽府同知王大夫敬朝夕
工所綜其綱目則蒲州判官曹君廷相其奔走於下則
榮河縣典史李于田倉大使侯汝封咸効有勞勩云

西小池垣記

何東序

嘗考水不注川滙為數澤大者曰湖小者曰池曰沼湖
陂出自天造豐功及物池沼力墾而成妙用在人縣官
總山海開池籩致利以助貢賦上下足以相贍若解之
鹽池天造盡人湖陂之利茂如矣其地左輔巫咸右弼
洪流前趾中條後負我崑園會四跨瑤璫舄衍薰風一
扇萬寶皆呈蓋唐虞中天之會造化專與之淵也唐故
名靈慶盈涸有時置吏置亭戶至雜遣司空度支雖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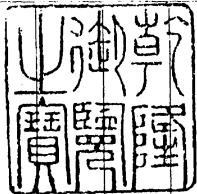
古今相始終而綆剔斂發猶未得其術焉今稽古應時
特重權鹽之制自郡縣而至轉運轉相鈎較而專以御
史臨之平輕重而權本末均課辦而佐軍興法至密矣
歲督十三郡縣徒作中程收算四十二萬引移用三藩
唯是恒雨病沒恒暘病涸以地聽天其勢不能兩得則
有橫汙附池者六曰永小曰賈瓦曰金井僅存其半沸
渭澆曬迄今茲無數也備通變張弛之故充節口并日
之需頗收算可數萬謂之小池鹽先是繚以短垣淹久

齟朽莫弭盜攘陷民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殆與開闢牢
而發以毒矢何異按其地者阻事墮議浚更三紀而莫
之或恤間驅鹽丁販築蠡午未幾而操畚鍤入池矣萬
春戊戌顧所汪公來按鹺昭智集思課正賦以待邦之
大用斂餘貲以待邦之小用經產雜出燦然皆有執極
暇常籃輿循行不遑假寐日討墜典焚網而申飭之端
財曲獻野廛奪魄公披龍鱗蹈虎尾探絲分於剝牙鑿
齒之中得司存賑濟銀若干議徒詳費僦民之流冗者

鳩而受工殆二千人訖計週池為垣父高予厚增陴其上金井賈瓦合為一區丈週一千四百永小自為一區丈週四百池各門一廳事五末事人給贍家二銖既事又酬食米四銖悉之金以千餘肇興三月丙午五月丁未告成悅使民忘其勞子來成之不日劃址墉隍卑增薄培底填淤加肥之績絕窪坳重埳之患國寶在野柙之惟謹利用厚生池無小大萬商皆當仰此公之用菲其意蓋弘遠矣運長佐閩山林君東阿馬君永嘉陳公

等屬余紀其實余惟御史奉綸遐察歲一往代未有及
瓜不代者合符優游阜囊特達常條適事或未裨於觀
風之本公一往三見瓜期當宇倚毗無二所急朝夕所
患靡監至暑雨風寒暴炙匱薄而不以言憊李梅實衰
五穀熟虧消息之數天地不能以兩盈公升禮昭緡交
修容典服祀池神條山風洞創祀太陽之宇斬雨斬暘
而無之弗告精靈肝鬢離花冬實述宣醲化薄海風回
羣小不奉私求萬戶鮮藏匹夫呻吟奪魄之聲未必不

為改蘇頌德矣觀一節而知百節固知應條之吏蔚蒸
太平恤生之倫咸獲嘉祉殆不止一池之利鈍已也不
佞草民黥淺惡能究其端倪焉蘓老三池今涸不載



山西通志卷二百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二百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檢討_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_臣潘英雋

謄錄監生_臣牟焜

欽定四庫全書

山西通志卷二百八

藝文

二十

記八

明

總督三鎮題名記

王家屏

周制九伐之法掌於司馬四封之守領在諸侯不以將
名也有事天子授鉞上公俾發諸侯人備竟上不責以
戰也自秦上首功將始重漢勤遠略大將軍驃騎將軍

之屬分道四出將始多然莫能相攝也唐制節度假以
旌纛威重無與比而建本弱矣宋懲唐弊稍裁損方鎮
收其權乃推擇非人徒署虛銜遙領委任又頗疎焉國
家奠鼎燕京北控大漠並邊要害置重鎮九而以三督
府統之在宣大三鎮者直單于大庭視他鎮倍重府初
建朔州以嘉靖甲辰移陽和其置師自太保石公而下
間有以規邊督饗至者而督戎實其專任焉往少保鄭
公帥鎮謀龍石題名節堂屬屏為記未就既解官山居

少保蕭公以書見趣屏曰此夙諾也曷敢辭屏嘗讀易
至師而得聖人謀帥之指云其繇曰師貞丈人吉丈人
者勲德猷望衆所推尊信服者也乘剛統衆是為二之
師中獲上處權是為五之長子以之帥師險而順律而
臧用能懷萬邦承天寵故吉也參以弟子則輿尸凶矣
弟子用衆泣事可以為衆卒將不可以為衆將上衆將
之將合羣策羣力以成臂指之勢視不下表帶而慮周
萬全令不煩鼓鉦而精神渙號於千里其筴事不使衆

知則不明使衆知之則不密曲徇於衆則無斷不協於衆則不孚故將莫難於御衆而尤莫難於御衆將衆將之將誠非丈人不能任矣鎮自有督帥以來任不任非屏所敢知据所覩聞能綱紀將吏以扞蔽吾疆圉保聚吾生靈者其名與其勲德俱存殆不啻家尸而戶祝之矣乃威愛失衷張弛虧度者民亦無得而稱焉大抵民所歌舞必師之丈人也所不譽必師之弟子也則亦不待鐫名於石近而察諸行間壠上之口法戒惘然備矣

今上垂神泰寧祇率先皇帝遺烈天覆匈奴羈縻弗絕
帥臣用邊勞久次任習戎索亦式克興造緒業奉宣天
子之恩威以是匈奴畏懷服銜檠彌謹邊氓得離鋒刃
之慘衽席於儲胥而歲所省度支金錢且復數萬計國
與民蓋兩受其利焉而議者猶不能無慮率右戰左款
款固不可恃也戰獨可恃乎夫戰款兩者馭虜之機宜
非自治之本務也誠使封疆諸將吏守土者繕鄣塞理
賦者實倉庾親民者拊凋殘訓士者厲精銳虜即世世

保塞不廢款安也一有未飭朝罷款而夕戰勝危也安危之幾惟丈人能晰之得一丈人於師中諸將宜踴躍受署慮無不効力於封疆者而本務舉矣由是戰可也款可也權虜情淑逆而游環於兩者之間可以坐而制擅裘之命收勝於不窮即更千數百年無能易斯術也圖師貞之吉者尚慎旃哉是為記

陽和教場碑記

九邊之節制三而陽和特重山西宣大諸軍控制倍難

也鎮卒隸督府標下者三千具分隸三鎮聽虎竹徵發
暨土兵若戍士又數千析左右兩營營置裨將一人領
之春秋則督府都試其衆而課殿最焉欸後垂三十年
邊城晏如訓肄頗疎歲乙未少司馬懷棘王公奉上簡
命來總鎮師鯁鯁勅諸將吏徹桑畜艾致核于軍實明
年春將舉振旅之禮于閱武場場在鎮西北二里許旁
近皆民田也公謂是不可馳犯禾病民乃與兵憲徐
公謀規宏其制而屬郡倅王公董厥役割場之橫地易

民田縱橫得六百步繞周垣而設溝塹植柳可千餘株
四隅設烽臺關東西南三門表以棹楔而轅門巋然獨
峻中央築臺二丈餘亭其上凭欄四顧山川城郭形便
要害厯厯在目臺之北有堂三楹其前有臺中軍令處
也前左列軍牙具直干霄是為致禡用鉞之所臺左右
隅各亭三楹以居中軍裨將堂後寢室五楹翼以軍厨
椽舍具左右廡則材官劍客直焉堂東西百步之外有
射所六所各有監射亭三楹井竈皆備汲爨便之經始

於春二月秋告成適當治兵之期至日將校畢集表下
公按行壁壘升武帳肄以戰陣之法於時旗旄蔽空鼓
鉦鐃鐸雜以黎礮之聲殷振山谷材官銳卒超乘破的
箕張翼舒各各如律終其事不譁不揚肅如也閱竟大
發金錢牛酒賞賚有差公于是喜甚以為士練可用使
徵記于余余惟原圃具圃之闢講武所從來矣而于郎
之狩北蒲之蒐春秋譏之不時不地故也若其休和輯
睦則惟我晉之先公被廬綿上之績稱焉公今以春秋

耀吾甲士時不違農地不害稼先民而後修其教於兵
兵玩治之以威旣威訓之以律技擊合於節制其有晉
先公之風烈乎然文公僅僅出穀戍釋宋圍一戰勝楚
終悼公之世不過和諸戎俾為不侵不叛之臣無敢離
邊如駒支所云而已公精神渙汗不出壁壘步武間而
聲靈赫濯數千里外佐宣聖天子無競之威孰敢二于
軍吏以煩斧鉞不斲於用而斲於備將所謂居安思危
以待不虞永持至寧之長策績與天壤俱存可焉

徙河築城記

范守已

隰州城志稱唐武德元年築景泰二年同知李亨修乃城北一里許又有古城故址則今城非唐築明甚按五代史周顯德五年建雄節度使楊廷璋以都監李謙溥權隰州事未幾北漢兵至諸將請速援之廷璋曰隰州城堅將良未易克也北漢兵攻城果不下是時去唐未久唐城無疑故高堅可守今城不知創自何時庠薄隘甚自景泰間李亨修後又一百五十餘年矣未聞有大

興版築者其城居東山之麓東據高阜西臨紫川水因勢為崇卑側向水許而川流上受高唐溫泉蒲子諸山峪泉源總至暴漲亡時城常被其侵啗萬厯辛丑秋淫雨連月山水猛急鼓浪奮擊不輟城西北隅崩至五十丈餘居民懼甚其他處頽損亦多是冬余來視事廉知其狀急欲修築而沍寒土僵不能施畚鍤明年春三月請於攝道事按察司副使詹公思虞直指使汪公以時大中丞白公布繡為糾丁夫六百餘人先徙河流使勿

進城塽為版築地而川中土石雜糅猝難鑿濬至五月
終乃得成渠導水西去復聚石為長堤以防侵軼之虞
工方畢而暴雨立至矣是月己丑薄暮雲起西北隅大
雨電以風雨電兼下須臾水深數尺雨止余聞城外水
聲砰鉤勵急使人覘之則白浪沸騰約高數仞許石堤
漂沒無遺直擊敗垣城不浸者三版耳先是州宅內有
鬼憑人而語舍中兒患之余禱於城隍亾何有神降於
宅內擊鬼有聲喝護備至余德神敬事之至是水急嚙

城余禱於神乞收水而徙其流神憑人傳語許之於是
迅雷起中庭神去行視水形矣戌夜復傳語河流徙畢
可躬閱之余起出城諦視則水流西山下涓涓若衣帶
耳城堦外土石壅起若長堤然而所鑿中渠亦淤塞無
蹟初西山下土高石堅勢不可穿濬非數千人兩月力
不能就至是一旦成渠長二里許水流其中人皆以為
異余集士庶恭拜神貺喜免嚙城之患云是秋乃為築
城計伐石為基錮之以堊乃先掘地及泉布亂石燥土

隱以金椎使堅厚加方石疊砌高丈許厚二尺許以障土而固其基外復為複道濶八尺亦用灰石錮其藩高與基等俱取西山膏土實其中而築之督趣兩月冬初乃成明春始徵焚榿築城於基上五旬而竣上用瓴甃為埤堦巖巖栖雲保障有賴又於隍外築堤百餘丈北起平臯南抵故防濶二丈有五尺高丈餘以遏川流之橫溢者浹旬亦成皆操薪木為箇實土其中纍纍如貫珠聯置堤中而築之可資永久又北門之內少東及東

城之外東南隅之內南門之水竇崩陷各至數十丈廣狹不同亦分發丁夫先後補築俱不浹旬而竣其用方石五千七百二十尺石堊萬有八千四百二十觔茭楳三萬有三千五百九十二觔棧木五百五十六杆而城垣復固無復齧毀之虞矣是役也前判官吳永煌更目王天子督視有功義官竇貫等分築効力予以不德叨總其事自愧未展一籌第賴神明降鑒收奔浪徒急流拯州民於魚腹措城陞於石門使修築有緒漸次成功

神之造福斯民為不淺歟故睹河流而頌神之功不衰
乃敬紀其事以示後人非敢曰貪天功為已力也

重修黃河石堤記

王崇古

粵稽禹貢禹導河積石四曲下壺口東流直衝蒲城西
岸城依河為塹歷城南流經雷首復東流遶蒲南境廻
視蒲城在河中央歷代表蒲為河中郡建河瀆西海廟
祭於委禮也蒲城河西為大慶關夾河對岸每夏水漲
歲多衝陷唐開元中東西修石岸鑄鐵牛繫鐵纜維浮

橋歷代河患頻仍河西石岸鐵牛俱崩沒大慶關基地
洗剝殆盡東岸勢迫蒲城僅數丈明初河崩城北前守
臣常建河堤外樹椿木內填土石頗稱堅壯阻河西移
遺近河膏腴灘地數千頃民藉耕牧逮正德中復東崩
將及城隩時陝三原故端裕王公季子諱承祥以少叅
分守河東沿城創修石堤下釘栢椿上壘條石中貫鐵
錠五十餘年城恃為固士民誦之嘉靖癸丑雨水內浸
堤間傾壞前守道東海杜公重事修砌僅完三載歲乙

卯地道違經夾河東西大震城復於隍堤廟盡崩壞河
流直與岸平每漲輒入城門歲壬戌河侵城南古鸛雀
樓址城岌岌待傾時郡守嵒崧張公募民急運雜石數
萬下填湍激逼水西旋城免陷沒隆慶庚午夏河大漲
高丈餘環浸蒲城近城居民隙地田園皆湧泥沙數尺
許惟瀆海廟基近河地卑水環注敗墉外獨未入民咸
趨內避水說者謂河瀆有靈時故襄毅楊公家居議創
修隄防顧州鮮積貯檢前甃磚城故牘括富民銀數千

兩募夫沿河築土堤三百餘丈衛城垣越五六載水衝
浸堤半就圯萬厯庚辰夏河自迤北南流直衝蒲城西
岸古七里渡日崩數十武迫古護岸勢將直抵義嶺原
遶出蒲城東南矣士民震恐罔措時守道王公方奉檄
入賀萬壽率郡守何公肅祀瀆海廟倣張嵒峽故事運
石填湍瀨稍殺內侵王公行即以事狀白撫臺高公請
建石堤時當宇方務節省戒興作高公重難之王公執
議拯溺恐緩則莫救蒲郡萬室宗戚士民咸懼胥溺隄

當急建費誠難恤高勉王公行俟徐圖之時武林宋公
署守道事何守復具狀告急宋公軫念民殃親按視河
勢如痼瘵在躬撰文責已虔禱瀆廟未幾水漸緩即鳩
工估費先河衝激起七里渡至古越城計五百三十四
丈中分東西二段東高十二尺西高十尺底濶四尺頂
三尺計用工料銀六千七百有奇費頗鉅民恐復嚴搜
括咸思逃避予聞切殷憂力白臺司請議發官銀易木
石率民力事工作庶公私兼利宋公目擊民艱執議固

請軍門金台鄭公洎高撫公按臺新安黃公鹽臺德清
房公皆報可乃檄平陽郡守南陽王公盡發府貯歲收
各屬太戶餘名銀如數充工用定委先通府今州守遼
陽鄭君至州率州判延安王君珣專督工作何守司出
納募民領價覓栢椿石匠採石河津之乾柴溝督縣尹
閻君監打造臨晉尹劉君集密戶即條山燒石灰自冬
徂春木石稍備復募沿河船戶順流運發刻期興作適
守道王公丁內艱歸東海胡公呂大參代任至蒲遍閱

河許相度水勢恐堤薄不足捍激流議石堤內加頑石三尺雜築灰土以固內基仍用米汁和灰砌石鐵錠貫注以固外凡三月而東工完夏水稍退免內侵又中秋後河水漸淺石運稍滯鄭何二君每禱瀆廟水輒增數尺至壬申春工始竣北及城角而止沿城西面南至瀆廟故岸雖存率卑薄浸瀆莫禦漲漫士民咸乞接修長堤庶保城廟宋公會胡公命鄭何二君估工費南北長七百八十五丈應用銀一萬三千九百餘中分三段高

厚如西工期三年可續完二公復白軍門鄭公新撫臺
安丘辛公按臺華州劉公鹽臺臨邑邢公咸允從事仍
檄府王公續發銀如數督鄭何及諸委官刻期續修適
胡公移鎮寄嵐隴右栗公以少參代任至蒲首事督建
率遵成議選委文武各屬分趨任事先完二工乃何守
王判先後轉官去未幾鄭君擢守蒲畢力經營越三載
而先後工竣高出河數尺上列女牆間設渡口屹然如
建重城王公起復至都適栗公晉臬司巡河東王公復

以原官補守道既至而後工未竣仍督各官急催完工
清查支費得餘銀若干定議修葺城垣門堞之崩缺文
廟學宮舜禹廟之破壞重建首陽夷齊祠凡蒲境應祀
故廟胥修飾維新率緣堤工樽節王公經略焉通計新
堤自北徂南長一千三百一十九丈先後工費銀二萬
六百有奇肇工於萬厯庚辰厯辛巳壬午癸未越四載
經始於王宋二公執議度費繼督於胡栗二公選委運
料大工底績前守何力任難虞心力俱竭今守鄭始終

督建四載勞瘁今堤成河遠城安民賴諸公之德施蒲
民孔厚惟予不文世家河中與聞二議樂觀厥成常期
表實河許彰諸公具美翻思蒲古舜都當堯之時洪水
方割河中先受河患禹平水土旣載壺口即今河津禹
門斧鑿痕尚在歷世旣遠陵谷變遷地道違經岸土易
傾河流轉激東灘西沒遠率數十里非禹跡之故矣官
民隨勢堤防動至衝城沒壘民載胥溺然非心大禹溺
由已溺之心祇勤儉不自滿假之德何克格神孚上下

永弭水患今覩諸先後同心上下協衷克建大工永障
河患令覩河洛者思禹功蒲士民萬室奠安百世永賴
目覩河堤當思諸公功德如思禹云宜勒貞銘俾傳百
世王公諱基號對滄宋公諱應昌號桐岡胡公諱來貢
號順菴栗公諱彤庭號瑞軒王公諱如魯號確齋何守
諱允升號晉吾鄭守諱文彬號三橋王判諱珣號鳳池
繼州判嚴汝聘始終監造石運守禦千戶所千戶劉增
榮繼統增昌死勤事沒於工分委鎮撫段金百戶李斌

滎河丞趙以莊猗氏典史朱文林咸效勞績例得備書
銘曰瞻彼大河源泄自天禹導積石流蕩中原龍門既
闢東迫舜阡崩溺靡常陵谷變遷爰恃隄障遏彼狂瀾
河瀆有神監我民艱至誠可格濟危扶顛有斐羣公一
德後先四歷寒燠六易臬藩視民猶已拯溺保安協衷
集思創建隄垣屹如山立蜿蜒如龍蟠危城永保萬世生
全澤流大河德並條山禹功可繼舜祗永延功垂不朽
名勒青編受天篤祐君子萬年後有作者尚監銘言

遊五臺山記

王思任

形生者久氣化者幻則天之所施遂無壽焉者乎曰有
之天無壽風壽雨而有壽雪三千大千之界予不能知
而盤古之雪都於蔥嶺分封我崑支衍於五臺則今日
之所及也滇之三果僧月峰曾為予言五臺有佛雪紺
者是萬年物子不可作舍衛三億人而萬厯庚戌予以
遷客過繁峙正月閏寒銳然往觀之邑生鄭振之導焉
由滹沱溯我谿潺潺聽廣長舌也先得圭峰寺山顱肉

土其堅踰石躋藤而上前捧一峰如壁右蓄勺泉嘉靖
中虜闌入谷民保焉鏃飛三日不下老僧以脫粟話古
苦境也歷熊頭豹子蕪廢不別間關四十里所過人家
俱在水車風柵裏投秘密寺木叉和尚修行處也今曰
秘魔巖路僅絲懸尋鐘愈杳凍嵐迫暝人宿馬蛩劉繁
峙觴焉而予同鄭生牛飲之熱松投浴夢魂泠然掛峰
西也次日禮佛看四山矩函欲知秘魔所以蠢頭陀覺
官哆其口而已三昧經云文殊將百億魔宮一時敝毀

波旬自見老羸恐怖拄杖謂之樊魔意或芽於此巖之
西有飛女崖相傳代州女不儷父母勒之投崖翼去自
此披巒剝峭寒風積愁雲繫馬頭見有渰者纔數丈而
到衣已繡成雪采矣山盡豫章之材居僧苦其荒塞斧
斤不力在在付之一炬樹故名柴木得雨之後精氣怒
生菌如斗壯所云天花者也牧兒得一本輒易一縑是
木胎稟兌氣辣飽風霜若勞萬牛回首徵出長江則靈
光突兀何必第魯國巍然而且尸之烙之腐之辱之曾

不知吾鄉六尺榆引聲價也雪甚遂蔽馬目宿獅子窩
昔人見萬千金毛喙天吼法有寧堵波雄麗鈴語清越
而綏綏者入幌次日雪深數尺強以皮冠秦復陶上獅
嶺踰金閣天忽大霽日芒道道爭雪光眴不可視是時
萬頃同縞雄含物魂鑿度會謂是耶溟滓之間窪窪盡
閉碧青線界天正分其半若不得天力薄劇則人在杳
白際混沌不可知以故刻刻呼答如印印塗僥倖前僧
穩熟不則乃公楷竹與雪葬萬仞中將與銅駝玉馬相

終始矣始知乏趣袁安閉戶守平安寧是耳至午下小
清涼看般若石修廣五丈任受如許人必不登牛馬靈
異蹟也寺後兩楹絕壁錦堆溪鳴琴筑我極戀此處可
以飲酒緣渡而捫古清涼山無泉脈所云月峰師一咒
出之十八年前曾訂余罕山言俱檀氣今我來思蛛在
衲矣低回拜之而夜大衆皈依梵鼓歡厲松積雪明午
夜如月不知世界之為靈苻水也為兜羅綿也次日復
下小清涼上金閣朱甍駕壑貝葉千巖中有立佛數丈

最為無謂然蟲魚篆籀薜苔畫座寺不支矣過數里為
普門精舍地新福佛貌精好中官各欲爭勝則內帑之
力可頌崖腹布樓一派餌香客者雲山妙可層遶即松
徑蒼幽亦有花木深意乃從九龍岡脊取捷下澗道以
螺旋之以狐試之巨石礙天老雪結石驟蹄把滑人而
血素不定就中惡樹怪藤生欺強阻想有山以來我行
第幾人也盼見竹林寺塔人命差有歸著然盤折良久
始得之寺主澄公慧業文人也較山藪破蓮社唱和數

絕便欲下榻而五臺梁明府訂晤在花園寺去之取道
巡檢司先是山中探丸聚賭故有徵兵之設今作穢粉
街酒僧博少每每混濁名宇又臺僧彼此昏嫁習以為
常而伽藍若罔聞之豈佛不校此輩故作平等觀耶花
園寺漢明帝所題大孚靈鷲者也西域藤蘭以天眼觀
見文殊住此此刹最古梁明府先期左去猶得藉其飲
啖寺旣偉盛而中官以金瓦其殿且修無遮齋鐘鳴鼎
食魄氣甚張晉大饑數千人走活夜則裸而窟焉蜀僧

主之此功德不作未來者也次日登菩薩頂上羅睺寺
與西來僧坐語半晌了不異此中人但俱老童子飲水
一盂豆七粒耳臺山共一文殊而祈媚者各修一事羅
睺寺曰唐人張天覺見神燈於此圓照寺以為舍利寶
惠我真入院則大士現相七日而就塑者下塔院寺則
云昔有貧女牽犬丐食遺髮此間化為金絲而去總之
真幻隨境妄言之而姑試聽之何傷又遷延而至北山
寺觀金剛窟門扁不啓相傳三世諸佛五百應真俱有

事於內又至三塢等寺環谿疊壑雖多圯廢吾獨喜古
佛殘鐘短垣貧衲寒溫一茗絕勝得意髡作野狐態也
夕陽將下而紛糅者復丸結矣五臺不能遍登登其極
者無如東北次日走北臺之半寒風矢透人僅高葉毒
龍元獄望之腦酸遂以華嚴嶺歸宿嶺旣巍峩下視塢
院如一脫穎雖又知臺山如五瓣蓮花飯仙山左則青
烏氏所謂辦心卷阿者也有大力者負之而趨矣須臾
日放而下方正爾其雱暫作天人一會寒甚指泣欲墮

黽勉而至法雲寺不啻還家即祇之快寺乃三昧姑所
開國初有華嚴老人誦經木魚達金陵高皇帝循聲而
誅其事有神異詔供之其實盈丈一牕鑿翠萬片芙蓉
插入吾又極戀此處可以讀書山畔古雪大擔肩入無
論僧依為命既盛夏起居一浣一滌皆雪也惠泉僧狼
籍水五臺僧亂用雪恐各禿必有周報鄭生聞之啞然
亟熱酒茹吾言天風半夜海立漢翻屋瓦飛裂攬衣狂
起而侍童以為閒事也次日旭暢從華林望東臺俱晶

砂中耕踏雖苦極然何如春明門內色味塵乎由龍王
堂上觀音坪萬山滾蹴似紫濤沸戰釜中各不相下者
登漫天石則鴈塞神京不須決背西華東岱直跳恒山
尖一呼之耳五百里收之瞬睫而臺前萬年冰有培無
替遙望碧光縷縷返照雪心者是所稱紺雪者耶西王
母曰仙之上藥有元霜絳雪要之物老則化不可誣矣
五臺同雲惟四月薄謝餘盡瀟瀟奕奕之白也山海經
以為小咸出首空桑之地盛夏有雪奈何近在屢下而

遂逸之文殊三身示化應現有方掌握恒沙毛吞無盡
而骨俗緣輕如飛蓬之子何能窺其萬一即輪光燈采
妙明圓應商英所且暮遇者而不得一快覩不敢誑來
茲也惟是寒瘦之性愛雨而貪雪謂雨可以減事雪可
以益心也而茲游也悞入皓冥吸吞元氣恍惚置身於
邃古之初即八駿之歌黃竹猶其稚元者矣而吾生平
之雪游暢於此故記之

布政司題名記

郭子章

石之有題名也自漢始考金石略蜀文翁禮殿諸學生
太尉劉寬楊震三碑碑陰俱題名顧亦當時屬吏門生
姓字耳唐建中二年京兆府有同官記碑署爵里官方
而協恭之雅始著及宋司馬君實記諫院題名辨忠詐
直回而勸戒之義始凜我明進士釋褐天子命題名太
學自是公府官署內而殿閣部院外而司道郡邑俱得
題名於石而山西布政司自景泰乙亥豎豐碑至於今
凡三易石萬厯癸巳左方伯陸公右方伯萬公大參白

公甯公以三吳秦趙名賢共涖茲司眎石不勝書伐石
續之而屬記子章子章謝曰職陳臬義不敢越俎遲迴
久之陸公遷豫章中丞去萬公遷左轄而右轄李公自
巴蜀且至諸大夫日趣之曰石存勸戒義昭是非囿於
方者不得言臬君處是非外得盡言相繩惟君之母讓
也予惟山西古并冀域唐虞夏之故都也今之藩司唐
虞之岳牧也書曰咨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
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四

方率服則古岳牧職大抵在廣視聽以辨元壬重食時
以綏中外二者而已今藩司稽一方忠佞佐兩臺歲終
有刺三歲有黜陟合郡國錢穀貨賄罔不出內於帑而
綰穀之猶然唐虞之遺山以西景霍以為城而汾河涑
潞以為淵晉代藩以為國上谷雲中以為鎮而鴈門岢
嵐寧武以為關天潢樊鄴引脰待火者無慮十千外兵
環伺互貨荐易邊鄙軍興日庀糗糒得如舜所云食時
率服乎大鹵大同咫尺邊徠民習於悍而不可狎吏才難

平水汾潞之間漸失韋藩木楫之舊集四遠方賄以紛
於市而餌吏吏守難得如舜所云咨闕明達德元而匪
士乎二者備即唐虞之岳牧不价於此矣不若是也不
可以藩藩不藩在人而令千萬世指其藩不藩而頌刺
之也在石吁可悲哉予又稽晉之故矣趙文子為室斲
其椽而礮之因張老之夕令之勿礮也而曰為後世之
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礮者不仁者之為也尹
鐸曰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壘培庶曰可以鑑

而鳩趙宗乎委土可師石磬不仁予願諸大夫以趙尹之鑑戒眎茲石也茲石猶晉之委土室磬也諸大夫瞿然曰善哉子之言晉藩也不出其畛域微獨某也以下寘之於耳乃今而後官茲藩也其誰不日惕惕焉於晉之故以為璵也

遊晉祠記

蘇惟霖

太原縣南十里晉祠在焉周武王剪桐所封之地也李唐嗣統祀之為始祖宋元代剖藩符碑歷歷可指數居

民千家烟火成霧祠踞其中入門渡一小橋垂柳相映
流水淙淙已令人有仙源之想石磴數十級而上金碧
錯落奉聖母其中尊嚴肅穆余顧太原令曰何以不祀
唐叔而祀母母且為誰則以祠所負之山曰懸甕綿亘
數十里山下出泉灌溉環邑委於汾河土人以為惠出
於母尸祝之耳何知唐叔顧瞻久之而下其左方圓亭
所罩則泉源也一泓如洗萬道迸湧雲根三窟噴雪轟
雷無朝昏間其上一亭為宋紹聖間文公知白守此疏

濬泉源記其事文理質雅筆法遒勁亭下引流入溝灌
輸四走石魚游泳其中不知避人折而右圓亭相峙水
從地上湧輸瀉無聲殿前疊石為方臺一樹森蔚其中
若廣陵瓊花舊跡週遭四金人怒而立其三皆宋紹聖
二年五年物相傳其一出亾為本朝弘治年補立年月
姓氏鑄記甚明而儒生不知其幻或以為偽再折而右
遙望雲中碧瓦鱗鱗者朝陽洞也洞甚洪敞主者以磚
石甃其四旁為牆壁且折而為堂房墁平其頂略無石

意居然三座無樑梵宇若仍石之舊而合三為一中
可容千人有巉巖下有鳴泉真勝地也洞門二栢大
數圍枝擾雲漢聲挾風雨根入地數百尺一癭大如鼓
蓋千年物也稍前數十步三渡流水謁唐叔祠祠左一
石前撫蘇舜澤公因母廟日嚴而叔祠日冷也爰修葺
之因紀其事綴以登歌之詞門外有碣隆然則唐太宗
貞觀廿年御製祠記手書莊雅石理如玉額式雄古碑
陰皆唐宋諸遊者題名雜識轉入水亭俯檻靜觀水底

片藻如淺碧琉璃鮮活欲動游魚若龍不可馴擾飛流
碎沫如銀河直落可望而不可親也清風徐來冷沁肌
骨徘徊不能去壬子九月十七日篝燈記於清源公署

棲龍潭記

俞時

陽城之東有九女臺臺以左飛嶼壁斷殊岫珠連削如
劍立森若戟攢洞口亂開人跡罕見唯有飛僊可到爾
圖畫縈迴燦乎金銀城也而四山之湊兩崖之交伊闕
上聳禹門孤懸有怪石不知其幾丈許橫臥促駐於其

中雲峯電跳蛇文龜章手拂之滑膩如流脂已為方外
絕秀及轉步下眈得水一泓名曰棲龍潭者蒼然元然
清然冷然盤渦伏流竒成自天瓊漿玉液甘可食人大
旱祈禱洪霖輒應或以萬石投之咆哮轟轟暗響移時
杳莫探其底極君子以為歸墟之壑也僻邑窮郊誰其
爾知如昔賢所品於江南諸水者略弗及之蓋所謂李
密未見秦王爾故可以觀才矣俞子同孟子小谿王子
及泉登焉竟晚眺賞實難忍割蓋若此潭以予輩相為

知已云

遊砥柱記

都穆

砥柱在邠州東五十里黃河中以其形似柱故名禹貢
謂導河東至於砥柱即此乙卯往遊砥柱離州二十里
午食又二十里循河行十里至三門集津三門者中曰
神門南曰鬼門北曰人門其始特一巨石而平如砥想
昔河水汜濫禹鑿之為三令水行其間聲激如雷而鬼
門尤為險惡舟筏一入鮮得脫者名之鬼宜矣三門之

廣約二十丈其東百五十步即砥柱崇約三丈周數丈
相傳上有唐太宗碑銘今不存蔡氏書傳以三門為砥
柱州志亦謂砥柱即三門皆未嘗親履其地故謬誣若
此又按隋書載大業七年砥柱山崩壅河逆流數十里
砥柱今屹然中流上無土木而河之廣僅如三門奚有
崩摧而壅河逆流至數十里之遠蓋距河兩岸皆山意
者當時或崩遂以為砥柱而書之也孟子曰盡信書則
不如無書有以哉

孟烈孝祠碑記

曹于汴

蒲之傭民孟端妻邵氏恩早寡不欲奪其志抱幼女亥
隕於井八歲女熙隆從之旣出屍母猶抱亥熙抱母閭
巷悲感年友綠汀張君輝其里人也為之傳誦諸王公
卿大夫士共揄揚之薦達天朝旌其門且為建祠樹坊
遷墓手錄各檄牒傳詠授余而以祠記屬焉余披玩愴
然灑泣曰異哉圭竇婦嬰乃至此乎然妻不負夫子不
負母適得其正此常也非異也世有背夫之妻忘親之

子則為異耳末俗以異為常得不以常為異哉夫重淵百尺赴之如歸激湍絕命固結不解是孰為之氣也即理也循其性之自然之謂道也斯時也精靈粹湛羅貫乾元所謂夫婦知能可以埒聖赤子未失斯為大人或有岐言理氣析列聖凡高談性命薄視庸常蓋亦未之思已夫大道渾淪人人具足日用皆是第不知耳顧惟不知乃為真用也何也知見起於校量校量乃生蹊徑假令邵知死夫之為烈而後死之熙知死母之為孝而

後從之亦何能直截疑一毫無顧望夾雜也而章縫士
人几席跬步或棄大道而不用奚取於載籍極博或用
之而猶知之亦不免利帶名根其視烈孝何如乎故學
無他亦於忠孝廉節日用不知斯已矣故不識不知為
順則不學不慮為仁義嗚呼詎易言哉祠建景虞門下
計堂四楹中阿居邵熙亥左右侍大門一楹建坊額貞
烈祠二門一楹外東西小屋二居良嫗一以司涓除啟
閉東隅井一便自食創於郡刺史川南郭公元柱成於

鄴郡孫公好古歷萬厯戊戌庚子方竣云

趙烈婦祠碑記

烈婦姓侯氏安邑李店村侯良宰女蚤孤育於伯父轉育於所親年十四為馮村趙良進妻貧為人傭越兩月而良進病侍養甚謹又三月而良進卒其母輩將令別適烈婦自縊以死時萬厯甲午歲之仲夏明經蔡南張君表其閭孝廉化域王君表其墓銓部樸菴劉君題以辭鹽臺侍御琬石曾公誄以詩移檄醴司發鍰建祠一

所堂西楹大門二楹植木主而祀鄉社謂可忽玩或寢
住其中余結茅其隣瞻拜感歎恐其久而湮廢為之塑
像以肅觀者夫貧家幼婦非有保姆之教習見之素五
月之夫強半在疚未嘗享其饜飽而一醺不忘甘死如
飴與其敗節而偷生寧一死以全節視改節為甚恥視
保恥為甚急生且可捐況區區末利豈與廉恥校重輕
哉乃有圖利欲之便安厭禮義之拘檢喪恥不顧聞烈
婦之風當亦忸焉泚其背矣爰述芳蹤勒之貞珉藉以

維世云

國朝

老姥掌游記

陳廷敬

上黨南三百里有山曰方山又南十五里曰洞陽山又南十五里曰樊山上黨地形高天下此山高出地上皆直下萬仞由樊山則枝分條披狀形奇詭嵯嶢而為峰窈窕而為壑崎嶇而為峭峻嶒而為嶺巖巖而為巖其又南則砥柱析巒而為巒嶺嶒而為岫寥廓而為巖其又南則砥柱析

城岩壁重複峭竦如樓堞嵯峨如墉隍如玦如環繚絡數百里其中長川夾岸若斷若連如海波斂而島嶼出如江潮平而洲渚生村居靜深關扃奧閤蓋陟樊山之巔皆見焉余家樊溪東溪在山之南開門見山測以圭景南北相峙不失杪忽則仰觀夫樊山之為狀也如仙卿冠帶而立其上又如鯨張鱗如鳳舒翼委蛇而下而其東則如巨靈奮臂隱然信其指爪上捫太清下揮空曲有曰老姥掌者向所謂峰焉而瞧嶢壑焉而窈窕澗

焉而崎嶇寧焉而峻嶒巖焉而巖薛巒焉而峩巒岫焉而玲瓏巖焉而寥廓數十里之內聯嵐亘暉俯可搏擷如置諸掌昔以掌名肖其形矣信異境矣哉其下則古松流水渺然非復人間余時游而樂之蓋嘗數宿而不能去也夫去山數十里而近而峰壑巖巒之美已如此況所云數百里者吾雖未能盡游焉而已坐挹河山之勝他日雖得盡游其處亦何以加於此樂也與

東湖記

儲方慶

士之受朝命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暇亦得因其地之山川寓意於遊觀以為後世美談昔賢如任昉元結杜牧王禹偁蘇軾出典郡邑胥有登臨遺蹟見於詩歌或覽其形勝創為亭榭垂諸不朽雖千百世之下猶得想像其遺風而思樂之然皆順民之利以自托於修建功成而後享之然後以文章鳴其意故其書可傳而其地可久也異哉清源之有東湖何其異於古所云耶湖居邑東偏計城市廣狹湖得其二焉父老為予言縣故無

湖湖所占者悉平壤曩時白石水漲不以時疏導悉歸城東窪下處外障於垣墻而內益以泉水故水日聚而成湖蓋此湖之滙為巨浸者七八十年於茲矣居民樂其有魚鼈之利潛泳游行於中而令長之來宰茲邑者又以西北少水泉之美輒快意於茲湖以為一隅勝也遂從而文飾之以為遊觀之所然而傍湖城垣受水冲激崩塌無完土西岸水侵民居日毀壞每歲夏秋交山水暴發於外湖水汜濫於中則市無行人居無燥土惴

惴焉有沉溺憂然則東湖之在清源有微利而亦有巨害守斯土者見其侵齧之勢當戚然以憂有食不下咽之慮而又何暇對景怡情作為詩篇垂之邑乘耶予以今上十四年孟春來守茲土既受事數月凡境內山川風土悉身歷之而東湖在臥榻傍尤所昕夕展對者故其地形之高下茲湖之本末考之至晰籌之至熟方將用南方之桔槔盡發湖水於城外使內水有所去修西面護城堰障白石口使外水不得入然後繕完城郭整理

廬舍使清邑不至湮廢而胥阻於時會未可遽行延及
戊春吏事少暇將伸本志而

朝命責臨亟去茲土遂使三年中神畫指數將為清土
千百年計者不獲一啓其端輒委之而去是誠予之讐
也夫然而東湖之名業已載在邑志作為咏歌竊恐後
之君子不察茲湖之有害且非天地生成之水乃山河
流漲所積不可不早為放洩以存茲邑一撮土者而徒
事目前之美觀頓忘守土之大計則凡涖茲邑者胥不

免於讐戾而予亦列其中矣故敢筆之於篇以待後之君子云爾至於山水映帶之妙魚鳥花月之情昔賢述之詳矣予又何辭焉

重修運城碑記

張鵬翮

河東御史臺與鹽法使者所駐之地曰運城專城也淮浙長蘆鹽司皆隸郡衛非專城其故何哉蓋煮海烟竈延綿沙際防禦增築之事府州守令任之河東鹽池百二十里專屬鹽務官管轄冀豫雍梁四千里民食仰給

於此國賦所儲羣商所處諸路所通百物所聚去郡治
既遠而解州安邑又城小不足以容城之特建其勢然
也城周垣九里四門計一千七百丈肇始於元迄今三
百餘年其間或修或圯前使者勞績猶在

皇上御極二十三年河東鹽使需人

上命舉清廉素著者廷臣謬以鵬翮上聞

制曰可恭遇

聖駕東巡臨視闕里鵬翮祇候充郡

特蒙召見承

恩扈蹕仍留典山東武鄉試事竣之官覈引通鹽恤商利
民先舉其綱閱池濬渠厚竭修城尤為緊要方將次第
行之栢臺李公請

旨之檄已下於是捐財用而不費公帑稱畚築而量給民
力平板幹俱溝洫鳩工命日程物興作制不踰舊役不
遲時始於康熙二十四年九月明年三月告成凡墉堞
皆甃甃甃樓櫓皆堊丹漆曩之卑者崇狹者廣傾者植

頽者完落成之日登埤四覽竊有感於懷焉夫鹽政無修城之責然運城廢興乃鹽事大政必際其時得其人始可事治而政舉嘗南望中條矗立屏障接連行陁介山北峙峩嶺環抱汾澮襟其東黃河帶其西城之險阻可憑也賈旅輻輳價販雲集輶蹄輦互雜糅於闌閭間者敝關警櫓不可以無稽池之旁大舜之琴臺在焉歌南風之詩遐想乎上世自禹營安邑三代而下牧民固圉皆以城郭為先務故周文王作城於朔方而以南仲

宣王作城於東方而以仲山甫盛世君臣於為國之本
末先後皆有條理吾故曰必際其時得其人然後事治
而政舉也今天下車書大同

聖天子誕敷文德協和風動治益求治安愈思安日與公
孤坐而論道猗歟休哉可謂際其時矣我柱史勒公以
覺羅奉命來巡圖公以閣學出撫三晉河道觀察于公
擢撫畿甸江南中丞湯公晉秩宗伯皆蒙

聖朝不次之用即大小百執事罔不感發興起刻自砥礪

以自効於

盛世海內額手慶得人焉予萬里孤臣荷

特達之知簡拔督饒黽勉循分以盡掌筭理財之實去
其不便而行其便慎修厥政期於有成以對揚

休命豈特修城一事已哉然予因補敝葺廢修扞一方
有慕南仲仲山甫之功而予則愧非其人也有負於

聖天子委任之至意多矣遂為文鏤諸城隅以告後來者

游晉祠記

朱彝尊

晉祠者唐叔虞之祠也在太原縣西南八里其曰汾東
王曰興安王者歷代之封號也祠南向其西崇山蔽虧
山下有聖母廟東向水從堂下出經祠前又西南有泉
曰難老合流分注於溝澮之下溉田千頃山海經所云
懸甕之山晉水出焉是也水下流會於汾地卑於祠數
丈詩言彼汾沮洳是也聖母廟不知所自始土人遇歲
旱有禱輒應故廟特巍奕而唐叔祠反若居其偏者隨
將王威高君雅因禱雨晉祠以圖高祖是也廟南有臺

駘祠子產所云汾神是也祠之東有唐太宗晉祠之銘
又東五十步有宋太平興國碑環祠古木數本皆千年
物酈道元謂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
蔭希見曦景是也自智伯決此水以灌晉陽而宋太祖
太宗卒用其法定北漢蓋汾水勢與太原平而晉水高
出汾水之上決汾之水不足以拔城惟合二水而後城
可灌也歲在丙午二月予游天龍之山道經祠下息焉
逍遙石橋之上草香泉冽灌木森沉儵魚羣游鳴鳥不

已故鄉山水之勝若或睹之蓋予之為客久矣自雲中歷太原七百里而遙黃沙從風眼眯不辨川谷桑乾滹沱亂水如沸湯無浮橋舟楫可渡馬行漂淖左右不相顧鴈門勾注坡陀阨隘向之所謂山水之勝者適足以增其憂愁怫鬱悲憤無聊之思已焉既至祠下乃始欣然樂其樂也由唐叔迄今三千年而臺駘者金天氏之裔歷歲更遠蓋山川清淑之境匪直游人過而樂之雖神靈窟宅亦馮依焉而不去豈非理有固然者與為之

記不獨志來游之歲月且以為後之游者告也

文水縣卜子祠堂記

孔氏之徒身通六藝者七十子子貢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曾子以魯得之至論文學必曰子游子夏孔子既沒曾子之學羣弟子或未之篤信獨以有若為似聖人而子夏居西河西河之人亦疑之於孔子若二子者將不得為具體者與徐仿之言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蓋自六經刪述之後詩

易俱傳自子夏夫子又稱其可與言詩儀禮則有喪服傳一篇又嘗與魏文侯言樂鄭康成謂論語為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贊一辭夫子則曰春秋屬商其後公羊穀梁二子皆子夏之門人蓋文章可得聞者子夏無不傳之文章傳性與天道亦傳也是則子夏之功大矣而戴氏禮載曾子之言以疑於夫子罪子夏夫曰有子之言似夫子曾子聞之子游未之怪也其不從羣弟子彊者特以事之不可耳後世拘儒疑其說於廟庭

之祀黜有若而進子張又或謂西河不當專祀子夏由其過信曾子之言而未之繹也抑何其刺謬與文水固當日西河之境也隱泉山之麓舊有子夏祠歲在丙午秋八月予獲拜祠下縱觀昔人碑記往往僅志土木廢興及歷代封秩而已至其發明章句傳孔氏之學為西河文教所自始顧不及焉私心竊以為憾夫山水亭臺之勝卉木之華其有歷久不廢者游人過之尚或覽物而賦詩或題名鐫石其處況夫瞻先賢之祠宇卒無一

言暢其旨其何以祛世儒之惑則後死者之過也爰綴
舊聞為記亦以見戴記所載殆非曾子之言而六經之
傳子夏之功尤多報祀之義蓋非獨西河之人宜然矣

遊中方洞記

趙三麒

武邑東九十里為龍門山介黎城者為中方洞皆有勝
蹟所稱太行羊腸翠微是也辛酉秋有事西成於韓壁
約傅生仲宣為東山采藥之行傅越人也精於醫蚤發
過柳塘不五里至山麓井社蕭條一望石田低回者久

之過此綠陰紅雨山色漸奇芬芳之氣時襲人衣由龍門而躋直造其巔東望五峰雪浪其最高者行三里為韓家巖巖有三洞中曰雙泉二水分流潑洄左右而得名也壁間石眼玲瓏琅琅有聲余署曰語石亦曰惟韓陵片石猶可語耳忽雨至過羊徑山邑志所謂路僅通羊者今可方軌土人云勝國奉勅修尚書劉公墳伐石此山有修路碑記過此則黎城縣界矣穿峽踏水冒笠數里始抵陽河雨亦稍歇時已暮炊高眺白雲橫起山

腰倏忽千變如蜃樓海市狀黎明起舍騎扶筇所經野
菊如繡中有藍菊名曰翠連環余曾遊廣陵萬菊園未
見此種移根籬東可助陶愛極目西峰有石千尺如門
又如兩旗對展沿林盤曲不別天地鳥道石蹬歷千百
級忽然開朗擇平石憩飲頰前山之最高者今皆在壑
中矣自是益北望中方樓閣如畫奇蹟怪狀不可指名
傅生云某為某藥可採可茹南北藥之不同如是過伏
虎崖乃抵太巖巖深數丈位毘盧佛殿中淋泉滴滴昔

人題為念佛泉石為三教堂止釋道二像僧曰孔聖像
三成三毀想聖人不欲居山耶余曰爾獨不知太行為
孔子回轍處乎既還轅而息邠矣又奚以留像於斯其
最高者為中方讀斷碣云山在太行之中故曰中方諸
山純石截霞而上諸水如磬截霞而下故其境為最勝
上一層為丸封洞高七尺許濶稱之列炬以導門隘徑
滑不可入半崖為磐安洞可容五六百人土人避兵於
此旁石如砥為三仙臺有二石室辟穀者居焉北為生

生洞山無寸土惟此洞中黃泥一線生生不窮造諸佛
殿取給於此左為俯觀潞郡譙堞歷歷在指顧間山後
萬乳齊下為雨玉處其巔為捧天崖對面為金蓮峰昔
年曾開金蓮花光映百尺香聞十里日夕而旋食於岑
樓老臘進百花茶詢其產曰即在此山中葉細花白而
味甘每枝分莖數叢百花齊開故云吾邑龍門山此種
繁甚土人不識持歸以示之再憩陽河登白坡四望霽
色大非昨雨中景況奇峰如筆如掌如蓮華秀出天表

五雲磅礴極目皆幻乃知太行鍾靈於此冀南一帶名
賢文學代有偉人其得於岳靈者厚耳予浪跡三十載
每為萬里行岳有五僅遊其三海有四僅觀其二物不
可以終窮故以未濟終焉

文端吳先生祠堂記

聖人寶大位八柱擎天四時成歲實維阿衡超千祀而
挺生奉百世而特立者也銅鞮叔向賢於子產房魏佐
命實由沁造自李成公以來文端先生一人而已伏讀

御賜臨米千文後題吳大學士持已清潔朝中之事面折
廷爭必得其正

聖懷發言與舜之命禹予違汝弼同鄒聖所謂格心正己
之大人也歷試諸艱從容合道故爵品以貴之章服以
榮之坊額以表之易名以重之其立朝大節督楚徽猷
固國史之所詳茲可略也於鄉孝友因心子惠濟物凡
親而貧疏而賢者咸分惠焉乙亥丙子連歲大饑斗米
千錢道殣相望先生時在楚間之傾橐中所貯俸若干

金寄羅賑救全活無算清中之瘠今得為太平民者先生之惠也州小賦繁康熙二十八年造簡明賦役全書有欲增沁屬糧銀一千三百兩者先生致書藩司布公俾請題正一州如是天下如是回天之力非公莫可凶歲子弟失業率困於供給至連數村亡絃誦聲不仔肩鄒魯則肝胆秦越歷數十科鄉試無中式者幸先生勸讀課文或助館穀或授經書或資筆楮於是寔人志士彊學立行羣相告曰公不負

天子不負所學吾儕安忍負公也迄今舉孝廉捷南宮者
異於恒授非先生栽培何以及此官居鼎鼐門僅旋馬
三捐儉贖大修孔子之宮并訂正禮樂俾諸生習而俎
豆之文中鄒子之鄉可以觀矣諸凡郡之橋堞廟社有
益於民生者亦多所補葺斯固神明之靈貺後來之聳
慕者已愛流為海情塵為岳民到於今稱頌先生之德
不衰士庶呈請公建專祠二所用崇報祀一在先生故
居徐村月嶺之陽一在郡城興文街之北湧祀穹堂遠

廡崇樓齋廬庖湑以次落成即捧

御筆忠誠堂榜額北斗西銘諸聯懸之簷楹榮置先生神
位於中而尸祝如在重門中閤啓閉以時過者祇肅郡
紳劉子奕昌李子廣生牛子維垣等屬三麒文麗牲之
石麒麟謝不敏稍稍以耳目所覩記者書之見斯民之直
道諸君子尊賢樂善之美夫經天緯地之謂文中立不
倚之謂端先生忠義之氣發而為文章立德立功立言
則為星為嶽為神賴及萬方澤被百世豈僅峴山墮淚

汝水流膏也哉爰綴樂歌三章以侑神焉其辭曰擗蕙
櫞兮啓瓊宮撫彗星兮清塵朦欸徐陵兮儼在蹇亂柳
兮忡忡望長安兮紅日近佩蒼景兮御清風風飄飄兮
吹搖草神之格兮降穹昊右迎神吹笙兮欸美合陳兮簠
簋翳華芝兮驂赤螭披明月兮佩劍履譬如鐘兮若有
聞舞山香兮千林喜援貞吝兮懋悔靈連蜷兮容止高
唱奏假詩滿斟方諸水右降神樂闋兮移情日沉兮思明
胃索潤兮紅雨玉箸調兮青精騰而升兮雲之際檐左

右兮依上帝水有璜兮山有金扇仁風兮消六沴忽而
逝兮接冥茫

御筆懸兮有夜光聖鼓淵淵兮是宜是饗月嶺昭昭兮彌

熾彌昌

右送神

遊金粟園記

孫 籀

金粟園故河東郡王作也戊子之夏偕二客往遊甫啓
關而見有巍然傑出壯麗駭目者金粟坊也稍折而西
砌徑迂迴桂檠軒與歲寒居相接高敞開豁迴廊環抱

綠牕朱戶不減紗厨為昔日讀書之處扁之曰西園翰
墨林也由故道而之東橫架小坊粉題蒼雲塢籬傍竹
樹交加禽聲上下風自林出花香襲人過此則蒼苔曲
檻滿目皆綠肥紅艷則羣花之盛開也向南而聳峙作
一園之冠者為丹藥院簾捲明月牖納清風夏日之所
宜名人之題詠尚歷歷可誦也厥後為有斐堂與前相
稱傍列香雪塢懶雲窩則元邃奧寔為冬日之所宜也
對丹藥院而臨流北瞰者為澄然樓週圍羣峰秀出鳥

道層幽位置鬼巧劃落天成或嵌空而玲瓏或坦腹而
驤首俱堪呼兄下拜令人坐臥其間想見當時歌兒舞
女之所從遊樂而忘返雖平原十日猶未足為多也樓
之下為金魚池中亘一小橋垂楊密布濃陰四合水深
尺許遊魚之往來出沒鬚鬣可數也又步轉而之深林
槐角倒垂枯松斜掛隱隱有水聲者為流觴曲水石棹
依然當日騷人墨客之酣飲狂歌地也坐未幾而見一
怪樹崛起老狀離奇下倚一大石披荆而視之楷書古

木蒼烟吳郡顧願筆也東望數畝開畦種蔬四時之鮮
無所不備一逕微通過錦雲鄉當春亭二榭皆宜風宜
月宜雨宜晴遊屐告倦可以少憩於此也凝睇遙望忽
有岡陵葱鬱高如二丈許而其上之樓臺殿閣映掩於
樹木陰森之中令人作天際想曳裾而登草莽之內若
隱若現為清涼界石西面而屏峙者為槐陰亭規模弘
麗其間題詠如林惜目力無餘未獲遍覽其勝吾大中
丞成之力而門下籀寶左右之者也行見勒鍾鼎濟鹽

梅以開闢元老為理學儒宗人才之盛不其與三代並茂哉

綜勝記

武全文

仇猶北三十有六里為春秋時程嬰藏趙孤所者曰藏山山環澗繞南北兩崖削而為壁者二曰繡屏曰凌空崖壁間懸而為洞者四曰東洞曰藏身洞曰龍洞曰南洞挹而為泉者三曰飛瀑曰龍潭曰澗道秩而為祠者四曰文子廟曰報功殿曰啓忠祠曰表孤祠高而為門

及樓者二曰南天門曰飛巖樓錯而著名者五曰洞壑
曰龍池曰垂壁曰柱笏峰曰避靜巖繡屏壁在柱笏峰
之陰南澗及洞剖其陽屬南崖文子廟在南北之中東
洞直其東屬兩崖龍洞在北崖之上龍潭匯其中屬上
崖報功殿在北崖之下藏身洞隱其右屬下崖啓忠祠
洎表孤祠在北崖之半洞壑龍池垂壁夾其旁飛巖樓
在凌空壁之下避靜巖踞其西屬中崖上崖由南天門
東折而北中崖由磴道北折而西南澗由澗道泉西南

折而東繡屏者翠繡欲浮對峙祠前如屏也凌空者北崖一帶奇壁削成如凌天際也藏身者程侯攜孤兒棲身此洞石堵纍纍猶在也龍洞者石龍中踞空殼玲瓏鱗甲畢具盤立泓潭者數尺也東洞者巖盡洞懸廓然以深積石叢苔可掬也南洞者洞邃潭渟迴臨南澗可巢巖峻處也飛瀑泉者東洞瀑布或注或零三時飛雨冬則冰懸滿洞也龍潭者龍洞仰面珠璣錯落下澍為潭澄如也澗道泉者泉水出澗道北取弗竭用弗窮也

祀文子者德澤永垂春祈秋報水旱必以告也報功殿
者旌忠表烈追崇程嬰曰忠智侯公孫杵臼曰成信侯
也啓忠祠者尊文子所自出祀成季宣孟與莊子也表
孤祠者肖真孤與假孤其中一表遺跡於當年一慰他
兒於地下也洞壑者兩崖窮處劃然中斷週迴如洞屋
也龍池者洞壑東注疊滙為池旱決則興龍致雨也垂
壁者壁間有壁斤琢蹲踞特垂巖畔也南天門者列障
成圍迴合無路南天一闕如門也飛巖樓者削崖千仞

飛樓軒舉半覆崖下也柱笏峰者南峰如笏北向拱立
與飛樓相應也避靜巖者飛巖西另闢一界丹嶂環羅
塵跡所罕到也崖不一而北崖為最奇洞不一而龍洞
為最靈祠不一而春秋至今為最古入其谷天地闊日
月幽如出人間世焉窺其崖光怪離奇陰晴萬狀可望
而不可即焉禮其遺祠歷其洞屋流泉使人心神肅穆
耳目滌宕高望遠志而不能已焉嗚呼勝矣

忠烈祠碑記

劉弘遇

粵惟我

太祖開國鍾白山黑水之靈崛起東都斯時也龍驤虎賁之士翕然響應及

太宗嗣位分六曹置翰林禮賢下士余得攀附焉

今上承乾啓運混一區宇遴才分任使余于冀北叅知政事歷半載又使布政全陝三載考績再使撫巡江南戊子歲姜逆倡亂雲中群孽弄兵三晉鴈門內外悉無堅城

天顏震怒赫然遣師用張撻伐遂爾底定先是師未至而
狗彘輩開門揖盜者比比獨諸君五十餘人堅壁奮戰
致身不顧視死如歸真與臧洪同日誓不俱生嗟嗟功
烈亦云盛矣時余在江南聞之不勝贊歎以為報禮重
入人深者先見于茲庚寅奉

璽書撫晉始得詳識諸君事越歲

天子嘉其勤死事予贈廕隆祭葬此

朝廷報功之典獎勸之義若斯其至矣余泣茲土敢不敬

颺

休命以安諸君子靈乃謀諸同事曰非忠無臣非孝無子
歲久人遠恐湮厥祀欲與諸子大夫祠祀之言一倡而
忻然樂助者醵千餘金以四百金構基址四百二十七
金易丹漆木石六百七十一金給工梓塗丹護負木石
者遂大葺祠于省之西垣其董役事共推能於驛道祝
君首任焉由是三月度土四月竣工不二時而觀成祠
之堂正五楹兩廡十楹中有拜廳三楹儀門大門各五

楹規模嚴異體制咸宜僉議香火需人復於西隙構退
廳七間靜室三間延羽士朝夕侍之又以二百十金置
地畝歲徵其租以供祠祀蘋藻及養羽士庶厥成可觀
而可久余因謂忠貞之報

祖宗養士之隆所繇致也由斯為記開疆盛烈以傳天下後
世樵童芸叟之口於不朽云

山西通志卷二百八